



帝里明代人文畧

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又附後

第捌冊完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二十一日錄

宗系未考

秦元之 周良卿 張文煜 鄧伯言

褚俱 楊翮 王興宗 李疑

史謹 俞允 楊勉 劉連

黃潤 徐遠 一光明入通姜濬

李牲 王麟 陶元素 賀確

嚴景 方宗顯 沙士清 史瑄

張晟 徐震 姚黼 丁鏞

吳

吳理 黃謙 馬璪 董宣

魯昂 嚴彥華 劉弼 朱環

楊朝宗 邵鏞 沈恩 蔣繼蕃

吳惠 尹賢 鄭淮 葛清

顏芳 管景 劉雨 江宗海

夏敞 唐詩 李景星 羅燾

胡汝嘉 金央 尹繼臯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二十一

鰲曉亭

晝遠曼路鴻休子儀兵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秦元之 周良卿

南臺侍御史秦元之金陵人初元之與周良卿即某皆金陵人以德行徵稱曰三老高皇帝既定金陵元之官南臺侍御史上訪人才元之薦靜誠先生陳遇宜顧問左右上于是即日召見遇云

青岩路氏曰元之或曰名從龍莫考夫元之平日所知者陳靜誠先生其人當廷所薦者陳靜誠先生其人卽其所取以想見其爲人則靜誠先生傳而秦元之亦已傳矣何待備核其蹟哉

據佚記曰秦元之名從龍高皇帝至金陵居王綵帛家聘之與同處訪以時事稱以先生而不名通紀曰鎮江秦從龍才器老成上命兄子朱文正以白金文綺聘之既至上出迎于龍灣訪以時事從龍悉言不隱因薦温州教授陳遇有輔翼才遂卽

日召見云

青岩路氏曰元之從龍人爲一爲二存疑曰鎮江曰金陵地亦存疑考明史目遇傳後附從龍傳而無元之傳矣異日國史爲定耳吁從龍能薦遇卽俱爲師臣以定天下事已影響猶同傳萬世偉矣哉

青岩路氏曰及元之同起者邱某惜名逸莫紀周良卿亦是開國最先以德行致徵之一老蹟雖不傳固當以其名爲金陵人物紀之者也此名蓋更

居靜誠先生之前者

張文煜

張侍郎文煜金陵人洪武五年知邵武府廉介愛民善詩文尤精于畫號蒲塘散人後官刑部侍郎青岩路氏曰公洪武五年官已知府則官侍郎亦必洪武之世顯仕也而以工詩畫之蒲塘散人聞于後又似高逸者夫高皇帝之時士顯不容兼者也公顧兼之乎異矣存以俟考

鄧伯言

鄧檢討伯言金陵人幼遊玉笥山詩有洞天明月一雙鶴澗水碧桃千樹花之句潛溪宋學士濂賞之言之高皇帝得召見令作鍾山晚寒詩詩成有鼇足立四極鍾山盤一龍句上閱之拍案大喜伯言伏丹墀誤疑上怒遂驚不能起扶出東華門始甦次日授翰林檢討

青岩路氏曰伯言喜作驚人之句高皇帝尤喜作驚人之事一拍案大喜而伯言死矣詩務以句驚人者固宜受此一驚以云報也然而兩相遇兩寄

奇

帝皇明代人文學卷二十一
三
矣自伯言言之當以發詩林一笑自高皇帝言之當以紀詩林一快也

褚俱

褚俱洪武間金陵人也盛仲交先生游祈澤寺從佛龕中得敝紙上書以詩云硯池滿座落花香墨透纖毫染漢章靜卧衲衣雲似水高懸紙帳月如霜
梧浮野渡魚龍遠錫振空山虎豹藏幸對爐烟坐終日煮茶清話得徜徉友人褚俱呈雪庭法師座前清覽洪武辛亥暮春書于清隱小軒俱字本

中不知爲金陵何等人也

青岩路氏曰按辛亥爲洪武四年自洪武辛亥迄仲交盛子往來天印祈澤之時幾二百年所而此一敝紙塵藏以待識者佳詩之靈耶抑褚君及雪庭法師之名時當著耶嘗歎泥佛之爲奇也褚俱之詩梁田玉等九人之錄俱一敝紙而諸人萬年之名係之此非泥佛不能與藏亦非泥佛不能與發也異矣哉褚君之爲仕爲隱不可考而玩其詩必爲高韻之士可知固宜其詩之發也逢識者

楊翮

楊博士翮字文舉金陵人也工詩春遊詩曰昔賢
 日已遠朱瑟尙遺音千秋百歲後有酒不可斟傷
 哉雍門語感之淚霑襟榮名安足羨行樂須在今
 夙興聽鴻鴈嗷嗷尙哀吟又題徐熙桃花鸚鵡圖
 海上紅雪日日新碧鸞無夢識芳塵金籠不鎖閒
 鸚鵡占得東風一段春文舉卒楊孟載悼之云八
 分書古追東漢七字詩工到盛唐

青岩路氏曰楊文舉相傳國初詩人也而其詩未

雲

多見所識者碧鸞之一羽不足定工到盛唐之詩
 人然而才人不遇惜時愛閒超然榮利外之襟度
 亦大概可思矣噫文舉詩際盛時而僅傳閒韻可
 思若是爾乎

王興宗

楊文舉仕于元入明不仕宋學士濂贈詩有白髮蒼顏老奉
 常亂離終喜得還鄉是也歸金陵矣其舉為明中之子
 父子俱名士又有楊李桓亦元代金陵之傑出者

布政使王公興宗上元人明初帳前親兵以才授
 金華知縣勤幹甚得民心陞南昌通判進知嵩州
 僉院某集民為軍公曰元末世爵聚則為兵散則
 為民若皆為軍稅糧何出奏乞止之上從之陞知

報

懷慶府請減民食鹽米民受其惠朝于京師時上問養蠶種田官吏公亦在問中上曰府主公勤不貪不必問還懷慶未久特改蘇州知府政尙寬簡愛民如子吏卒有過諭之使媿報既改又獎勸之人皆感不敢犯法三年遷河南左布政使赴京辭上賜宴賞鈔而遣之

鄭端簡公吾學編曰蘇州稱難治國初蘇州知府有王興宗者與葉春並爲皂隸事孝陵上以二人老成不貪以春爲鑾儀司副使興宗爲金華知縣

李丞相言興宗皂隸奈何爲令上曰興宗勤而不貪又善處事儒與吏不及也何有于縣遂自縣歷陞知懷慶府會蘇乏守上令胡丞相擇人未及擬請上曰莫如興宗改守蘇州有善政蘇州治陞河南布政使老歸

青岩路氏曰有天下之初破格用人不必論也其時高皇帝一片察人知人愛才用才之心焉得不令人感發以力爲賢者嗚呼興宗亦逢其時哉興宗克稱其才志卽以皂隸爲光于江左無窮矣皂

帝皇明作人效器 卷三十一 六
隸何傷而後之紀事者必爲之差諱曰親兵曰執役何也

李疑

金陵李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以尙義名于其時平時惟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自給不足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疾殆杖踵疑門告曰不幸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諾延就坐汎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

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曰爲刮磨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兩餘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

倘

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却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尙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縱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爲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

行最著云

決

宋太史景濂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才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疑事以勸青岩路氏曰流俗之爲道未爲其事先計其利不利雖其至親在所不爲也何況疎遠乃或者爲之矣見利而動又究以利收則猶之夫其爲利也夫矣義焉在乎李疑義士豈非數百年之一人

利

史謹

史湘陰謹字公瑾太倉人洪武中謫居雲南與王學士景善用景薦爲應天府推官未幾左遷湘陰丞尋罷遂居于金陵性高潔耽吟咏工繪事自號吳門野樵構獨醉亭賣藥自給以詩畫終其身畫長于寒林雪景自題所畫云雨餘山色翠如苔樹杪寒烟濕未開童子無端掃紅葉隔林知有故人來又數株烟柳綠穆穆兩岸青山起暮嵐多少天涯末歸客却從畫裏看江南又蜀道盤盤鳥道接

峨嵋劍閣橫空北斗低羈客不堪過夜半萬山深處一猿啼又湘江夜泊扁舟載月下三湘露渚風來杜若香一片秋聲無處着和愁散入水雲鄉青岩路氏曰史君逸品固是颺颺格外之人非富貴之姿也然挹其才韻足以散愁足以取樂賣藥以補不足詩畫以處有餘且稱盛世烟霞之骨亦焉往而不得哉

俞允

俞進士允應天府學國初之士也京學科貢誌允

以洪武二十六年癸酉登應天鄉薦于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聯捷登進士第

青岩路氏曰據志應天鄉舉首陳恭進士首俞允允爲應天聯捷進士傳者第一人不應影響無見聞于後世四年求之弗得顧胸中切切憶見允一事而不憶何事在何書丁亥暮春廿六暮納涼梅下偶捉得余學夔傳乃見俞允大慰因詳識之傳曰余學夔者台之奇士也當正學方先生被難溧水魏侍御澤時謫爲甯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

嬰

網網

保護匿得先生幼子德宗一人而難于寄頓學夔知之乃變名佯狂乞食過澤居作狂歌有願效程嬰語澤叱之去兩日又遇于途歌如前澤乃以德宗付之時年九歲耳學夔攜之匿海島中彌月乃循濱海厯華亭青村諸鎮隨一僮善結網兩人亦遂學結網爲生上海進士俞允方先生門人也家居不仕學夔攜德宗訪之三叩得見允大驚喜收育爲子遂冒俞姓學夔赴海去莫知所終而德宗後有爲南昌司訓者逮方氏禁解台人爲置田宅

要之歸台復方氏之祀云

青岩路氏曰卽此一事而俞公之誼義高千古矣但公起家科第昭昭無訛繫籍應天而此云上海進士何故豈公族本華亭此時抗不仕之義還于本土隱乎海濱耶吁公方先生門人也可以知公矣

楊勉

侍郎楊公勉江甯人以京校生中永樂元年京師鄉試與王公仲壽同舉明年又及壽同登曾棨榜

進士二年春上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得修撰曾棨等二十八人此庶吉士入閣讀中秘書之始也禮意優渥人以爲榮公與其選公時年最少風姿俊偉詩文取法漢唐諸頌讚歌詞春容典則出諸作者之右授刑部主事治獄明恕有兼人才召對稱旨特陞本部右侍郎凡諸司有事公留心詳察之具得幽隱奏對之際同事有所不能悉公能厯厯陳之已而坐事出後忝廣東政八年而卒

青岩路氏曰楊侍郎以英歲拔羣讀書中秘風流自命文章可觀供奉香案之前恩榮擅最至以主事頓晉侍郎可謂一代之特遇察其兢兢所職詳練不遑克副知遇亦殊不愧既雖坐事外出叅藩而卒以功名善終甲科之中夫亦豈可多得者哉

劉連

劉侍郎連金陵人登永樂十年壬辰進士第拜監察御史進山東叅議督理邊儲其居官也能聲甚著歷任至戶部侍郎誌云連字宗華江甯籍

青岩路氏曰國初若張公文煜楊公勉劉公連俱官至侍郎顧仕蹟鮮著舊誌止存名氏事無可錄既而思之倘其人並不繫人意中必名氏亦久而湮之矣其不湮也必可存也因存錄之以俟考云考明史日名臣傳中有督餉侍郎劉連傳

黃潤

黃孝子潤世藉金陵永樂中徙江南富民往實北京潤時年十二其父當行潤乃詣官請代不從潤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以長也官異而從之

青岩路氏曰是兒往必日以益長矣其言識之矣
何氏之門得此異兒哉非徙也江南之黃方當長
于北也

徐遠

徐義士遠字文穆金陵人也平生信義自重以古
人爲法有友人寄竹篋內所藏者白金奇玩其夜
文穆之家火友人自分所寄灰燼往探之則文穆
已物無所救獨抱此篋移置善地其緩急之間一
惟先義若此性耽書史所著有居學齋集

青岩路氏曰文穆徐君既學者居嘗著書動法古
人豈無他美而特傳抱篋一事蓋人恆偶然一事
適動人心而其人遂以此傳此類是此然則緩急
忘懷之際人其可忽乎哉

一光明

一氏金陵舊族也明興定鼎金陵金陵遺民多外
徙一氏亦在徙中安置雲南金齒衛永樂初工用
乏人因言者取還謫雲南工藝人五十戶而醫戶
一光明爲之首既還惟一光明隸太醫院籍餘四

也

十九戶俱寄籍錦衣衛

青岩路氏曰一姓于誌載尠聞金陵舊姓旣有一光明其人而其家別無一人見者何故然事記于流鳳岡先生家譜流之祖士榮公同自雲南金齒以朝牒取還者也先生以朝牒紀之事非無據一光明爲人無可考誌謹誌其名氏以紀故京罕見之宗罕知之事

姜濬

姜中書濬字子澄上元人工書仁宗皇帝以東宮

居守京師之日嘗召寫金泥字經最眷注之洪熙元年授中書舍人歷吏部稽勲司主事出守雲南廣南府邊方險遠公一惟開誠布公人凜然咸向風焉晉按察司副使督學政先是在中書時宣宗皇帝召對便殿命往南雍取監生之能書者公翼日卽就道至則匹馬入太學與祭酒召六館生選之得十八人名氏關白禮部而後抵家拜其親其慎密如此鄉里稱爲寡過君子云
青岩路氏曰國初最重書學善書者無不顯以書

由

顯者亦無不飭行以美其終位達當時名垂後世抑亦風氣之聚爲人才乎田今思之良千載一辰已

李牲

李少卿牲字應禎以字行其先吳人以醫家南京系太醫院籍公少警朗力學好古博雅尤尙氣節居嘗慕范文正之爲人題其所居室曰范齋舉宣德已西南京鄉試第九人選授中書舍人屢有建白郊祀畢有宴因奏中書舍人坐科道官後非制

時雖不從識者偉之荆襄流民相聚朝議惡爲亂欲逐散之乃上言流民墾田築舍爲定居逐之祇益亂不如因而撫之便後增置郡縣如其言尋直文華殿有旨寫佛經公疏諫言甚剴切人皆危之而上顧不問也累遷南太僕少卿乞休歸吳中公性卞急少容氣象嚴嚴峻若不可親然喜交遊尤好汲引後進朋友死經紀其喪恤其妻子顧司寇華玉嘗稱其一介不取與文翰如銛戟利劍掉以淮陰之雄可謂介而文焉

假

青岩路氏曰郡志金陵書品云李太僕應禎善楷書成化時有旨命寫佛經上疏言臣聞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佛經夫一楷書公猶不肯假之于佛而肯以氣節假人乎公慕范范不必如是介而公以公之介慕范蓋善于慕范者也

王麟

王學憲麟上元人宣德四年己酉鄉貢授儀徵教諭轉國子監監正擢四川按察司督學僉事改山東政聲稱最天順改元進階奉議大夫致仕以歸

杜門不出卒之年八十有二生平長于詩及賀確嚴景同時以詩著云

青岩路氏曰公及賀確嚴景同在石溪周公南都吟社事當在其致仕之後此其高迹高韻晚年一事可徵者也他無所考俟更稽之

陶元素

進士陶公元素字希文上元人正統元年舉進士以親老乞歸養教授諸生遂不復仕天順己卯成化辛卯歷聘浙江河南典鄉試號稱得人居進

帝皇明仁公集卷二十一
士典試重其品也公自少懷奇負氣好交結而不
附匪人晚益自重雖貧甚自守益堅未嘗干人以
私自六卿以下慕其高風皆往造其門公家居吉
凶禮悉遵朱文公而以時制參之手不釋卷經史
外星厯卜筮諸書靡不精究所爲詩文渾厚典則
卒年七十有四

青岩路氏曰若陶公則真所謂甲科中之逸品甄
然自致其事親讀書之初願立身有本末然有不
負爲朝廷之得士者我亦何必功名之多于朝廷

朝廷亦豈獨少我一人乎正恐制科之中三百年
所得功名之士不少而若公者絕無幾人也若陶
公者真可愛也

賀確

賀布衣確字存誠先世隴西人國初徙四明再徙
金陵家焉公行古而醇學博而要少事博士業一
不遇于主司卽棄去曰是不足以盡吾學也遂大
肆其力于六經子史以至天文地理醫卜之書皆
旁搜而精究之于是爲文詞落筆輒有古風邁然

不羣于世居嘗以菊有隱操篤愛之因自號曰友菊處士其于功名富貴泊如也世事若無足以當其意者與當世賢士大夫亦未嘗絕往來第一爲古道友雖自視欲然而能忘人之勢若夫同韻之間知己之會或語及古今成敗人物臧否政事得失則如倒囊出物纏纏有條聞者莫不聳而聽之以故一時之賢士大夫亦莫不心重其人天順中學士吉水石溪周公敘移南翰林學士重風雅尙道義之交在任求得南都稱能詩者十人訂曰南

都吟社而以公爲首次若王公麟羽士邵以誠布衣嚴景等皆高迹之賢一時相與酬唱往來咸推爲承平盛事石溪公以公有良史之才欲薦修宋遼金三史公力辭不就也蓋其潛確之志固有弗渝者矣公居恒深衣幅巾曳杖逍遙儀度整肅人望而知其爲古君子晚節尋討佳山水悠游以老年九十有三乃卒卒旣久鄉之士大夫思之祀之鄉賢祠公所著友菊詩集八卷行于世

青岩路氏曰士貴高隱所貴乎士之高隱者在真

實讀書之士夫士不真實讀書者比于木杳無味
棄之廢地固其宜爾何隱之云恆歎世之所謂高
隱類多自謂為有別懷而實味之絕無一味輒思
向古人中求一可味者友之而亦難得也讀友菊
處士傳味之其人如菊書一通座右常近菊矣

嚴景

嚴太醫景字克企先姑蘇人祖道通以醫徙金陵
景幼好學善易尤精于家學永樂中詔太醫院送
名醫子弟入院讀書備用景在選中景由是益探

奧岸

醫之闡莫其師趙友同吳敏德嘗曰是子不羣他
日必以醫名世後果名都下求之者無虛日來學
者無論遠近景為人氣豈甚高而動必以禮勇于
行義工詩尤喜于吟咏學士周公敘結吟社于金
陵擇地之能詩者若賀公確等十人而景與焉倪
文僖公亦稱景行誼志節有古逸民之風云

青岩路氏曰開詩社援引高逸逮及方外佳事也
然士大夫相習惟其詩不惟其人抑亦病焉行誼
志節有古逸民風若嚴景果如倪文僖所云則周

帝皇明仁人政學 卷二十一
學士之吟社足以重景之詩景之人亦足以重茲
吟社矣又吟壇前有嚴景後有嚴賓二嚴詩未知
孰賢而品似景較勝

方宗顯

方茂才宗顯字微之應天府庠生與景伯時暘同
習舉子業于琳宮出則更衣而衣入則共僕而炊
茹水飲藜相得甚歡也後伯時以甲第起家爲中
允而微之淪于布衣旣而伯時以丁母憂服除赴
都下微之與同舟而行至眞州伯時以疫卒親爲

視殮痛逾手足至今鄉閭以爲盛事士林以爲美
談云

青岩路氏曰從來貧賤之交以一貴一賤生形迹
者亦其心原自存形迹而愧于向人者也若夫我
自青空白日無礙問已則平日一切無疑顧疑于
死生之際乎斯時也我止知爲我友之生死原不
爲我友之富貴何悲切之嫌哉嘗歎友誼之薄此
風久矣難云若微之先生其猶古之道也歟

沙士清

樂

帝皇明仁文書卷二十一
三
隱君沙士清京庠諸生也與倪文毅公岳爲布衣
交其家有榮清軒文毅公有爲鄉友沙君士清樂
清軒十律其詩曰心遠從知地自偏美人池館故
悠然須煩能畫王摩詰更着耽詩李謫仙門近市
廬堪買酒屋臨溪水正通船閒居適興遊仍樂却
羨年來事事便獨把行踪混草萊年年圖得見花
開高山流水從調弄明月清風共往來一箇長松
三徑菊幾竿修竹半窗梅尋幽只合詩人到愛聽
清寂對酒盃垂肩短髮晚蕭蕭惟有琴尊伴谷寥

吟寂

隱君舊愛子午谷詩客今居丁卯橋山中白屋眞
成趣天上青雲不可招高卧日長非爲懶出門十
步卽塵囂晚歲襟懷何所憑一廬聊自老金陵柴
門斜對青山疊茅屋平連綠樹層釣艇魚竿忘世
客薰爐茗盃在家僧却憐塵海爻爻者應笑吾廬
冷似冰風流長憶鹿門龐窈窕邱園俯翠淙鶴唳
九臯松滿徑鳳翔千仞竹當窻鄴侯家富牙籤萬
亞父謀疎玉斗雙懷古不勝仍對酒醉歌聊使壯
心降移來安樂舊行窩長日爭容俗客過自有尊

曩娛北海可無詞賦繼東坡虹光夜拂青萍劍藻
思時翻白雪歌落盡碧桃春不管滿庭芳草意如
何潦倒何煩禮法拘蕭然山澤可勝癯半稜新月
明琪樹一段寒冰貯玉壺詩社有人時送草縣門
無吏日催租床頭酒熟知誰共若个鄰翁不費呼
環堵無營寂似禪百年高興付新編謝公可解龐
公樂博望其如魯望賢聲色底須污耳目功名端
合讓林泉君看白首爲郎者猶自殷勤事草元笑
彈長鋏看吳鉤醉裏都忘歲月流野馬隔窓空滾

雨

滾海鷗近席自悠悠夢魂不到蒼龍闕杖屨長過
白鷺洲閒向楸評論勝負從教一局便封侯廊廟
江湖兩不關休休聊得此生閒花繁東閣迎風折
竹過西墻帶雨刪塵夢不飛應似水吟肩孤聳好
如山一官我愧匡時術回首因君幾厚顏

青岩路氏曰王明君光明動漢宮而毛延壽莫寫
一筆固不容寫也異哉清溪公其寫土清沙隱君
光明襲人矣吁往者京庠老生乃有士沙清其人
者乎州存清溪公妙于寫照之詩恐此君之光明

非士

後人無照其間者矣其幸也得友也顧我尤歎者
清溪公生長富貴焉得此世外之趣曉然心目其
抑然于我友也曰一官我愧匡時術回首因君幾
厚顏見之深矣吁此其所以爲清溪倪公也

史瑄

史叅戎瑄字彥章其先延安人父以軍功爲留守
後衛指揮遂家于南京瑄穎敏厚重議論英發游
武學爲大司馬李公所知旣替父職布袍蔬食門
無私謁累陞都指揮僉司充叅將分守靖州靖爲

古槃瓠夷種溪山幽阻夷人恃險傑傲公宣布威
德遠邇爲之帖然而清慎之操始終一致雅稱有
儒將之風云

青岩路氏曰仕分文武至于清慎之操則其賢同
歸其風同重史叅府所守始終如一足卽其賢風
足以長垂乎國乘不盡在其將畧之優矣

張晟

張千戶晟字德齊世京衛人也嗜古好學能大書
祖父兩代未葬晟旣襲職卽抑損衣食積官俸徒

帝皇朝人物志卷二十一
三
跣覓地日行數十里雖隆冬盛暑不自輟乃得地
近郊以葬焉平生常手一編稍有所入卽以市書
不得不休著有明德攝生宗法理家諸圖說精易
數及星厯之學晚年更潛心內典窮究性命先知
化期臨化之日援筆題詩曰老身原是辟支身火
裏金剛水月心今日烟飛電掣烈焚子般若本來
人題畢投筆而逝
青岩路氏曰此千戶之根器若此讀書誼行又不
足以云之矣兵家之子云乎哉

徐震

徐庠生震其先吳郡人徙于金陵家焉震字廷威
性篤孝友十二而列京庠七舉不售遂謝去博士
業講究身心之旨以節行自高不渝信義有錦衣
指揮呂貴者常以金十二斤密託之生遺其少子
貴死召其子遺之其子啟封顧疑生生召故人并
其子出貴手書示之其子乃愧謝而去又博士沈
立者善數學以數推其子後當貧以五十金豫託
于震震後訪其子果貧卽召而與之其不侵然諾

如此成化間被薦至京例當衛官不就隱居來鳳山

青岩路氏曰廷威先生進退之節斷之以早處之以決更不作拖泥帶水之人人至超然名利之外則自是千金可託信義無渝彼世所喧為節義之高者在先生皆餘節隨事而淡然付之者也何異哉○又按鄉科志天順六年鄉舉有徐震者與任解元彥常同榜仕至知州其弟雲亦登成化十五年鄉舉比徐震與廷威先生時代同未知為一人

此

為兩人存以備考

姚黼

姚太守黼字大用舉成化甲午應天鄉試後仕至知府居官廉飭而勤學好古工詩詩文並擅雕龍之譽所著有休齋集傳世

齋

青岩路氏曰休齋黼東津隆兩姚太守並以廉傳而休齋梗概未聞一二識其人以俟考

丁鏞

丁太守鏞字鳳儀號曰石厓上元人少穎俊出羣

而以博學自期嘗曰士必讀人間未讀之書乃不愧乎古人登成化五年己丑進士第授南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興化府治行雅循而明斷異人嘗折疑獄時相推之以爲神也歷仕之後嗜學不倦工詩尤愛佳山水意之所耽輒樂而忘返生平多出宿山寺栖託清曠不屑碌碌居室當其不出則焚香對書一室之中左經右史頽然其自適焉所著有石厓集

青岩路氏曰石厓先生高韻絕俗有學者之品此在甲科面目中當想諸塵容之外者也是其人其見諸詩文知必別有性情與人不同而惜夫集之不可觀也

詩

倪文毅公集有在京分韻得分字送丁鳳儀秋官南還兼柬沈仲律詩時仲律以提督楚學還詩曰官燭疎簾坐校文力完趙璧始憐君乾坤信有三生合江漢真成兩地分南省持平人似玉東城贈別騎如雲宦遊兼得家山樂孤鳳翩然百鳥羣故人何許惜離羣望盡天涯隔暮雲秋晚風帆隨路

便夜寒霜潦入江分京華塵土仍憐客鄉國衣冠
却羨君獨有秦淮橋上月清光長憶沈休文

青岩路氏曰此必石厓初授南刑部清溪公與之
贈別之詩詩兼東沈仲律其時同鄉諸賢臭味之
美相投相契者其人概可知矣吁宦遊兼得家山
樂而其時家山復多臭味相宜之士洵哉人生快
際未易云也

吳瑄

吳郎中瑄字元玉上元人幼聰敏不凡天性至孝

奉親終始竭誠臨喪哀毀踰禮墓側產芝人謂孝
感所致云登成化五年己丑進士第授南工部主
事歷陞郎中公爲人寬大長者在部吏某犯罪當
革役方鬻子以贖罪公聞而憫之寬其法俾其父
子完聚其德意往往類此爲文典則可觀尤長于
詩兼工于畫畫山水法戴文進意晚年自號石居
所著有石居遺稿

青岩路氏曰孔子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士之次
也士君子孝德旣定斯其人定矣石居先生臨喪

之毀婉于前美廬墓之芝感如古記想其素行不
誣者乎而加之以長者之心處之以文人之韻雖
其仕業不大顯于時要其品格足以觀已又按瑣
事云太守吳元玉號青龍山人則元玉已晉太守
官不止于郎中俟考

黃謙

黃主事謙字撫之號曰紫芝江甯人登成化八年
壬辰進士第授工部主事未幾削籍還里居先是
公以待會試在京偶過書肆見有菊坡叢話一書

持而閱之旁一人公不知其爲何誰也亟從公請
閱公視其人貌寢甚不覺謔之曰老鼠拖生薑譏
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從公僕問姓名去蓋心已
深銜之矣而公固不知也後與公同第進士而官
于刑部公在工部會鄉人上錢糧有所夤緣事發
叅送法司其人當鞫訊遂坐公以受賂法削籍過
司之日其人乃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
之由方公之得罪也厚齋梁公惜公之才憐公之
去夙知公精于岐黃之道因示以玉機微義俾熟

玩之公于是其道益進值皇太后病諸醫束手梁
公薦公于朝一藥而愈授太醫院判既而告歸其
道大行延治者闐門遂藉以爲林下之業公工詩
善書法尤善榜書碧峯寺額公之筆也祇以性好
詼諧致當初仕頓罹不意之隙而功名不顯于時
惜哉

青岩路氏曰人不可輕以詼薄人公之過也然彼
主事刑部者何誰悻悻小人哉亦全無君子之度
矣

馬璫

馬員外璫字公信錦衣衛人成化十九年癸卯應
天鄉書以亞魁薦明年甲辰聯捷進士暨南園張
公志淳同登第官員外郎以詩名于世書法法趙
子昂

青岩路氏曰馬公信書法登金陵字品劉氏存徵
錄載其曉行詩有馬蹄入樹鳥夢墮月色滿橋人
影來之名句恐未盡公信之詩存一斑以俟考

董宣

董司訓宜字繼善應天府學諸生以貢司浙之青田訓不肯循常以曠所司而務修明其職業性至孝迎母于官所日迨晨而起課諸生畢即候于寢門承顏于母盡歡母病惶惶醫藥藥未有不嘗而進者既而母卒哭泣摧隕絕而復甦者數四郡守以下感而愍之視常有加念競資其所歸葬服除之後起授某親藩講讀其先在青田也著有青田雜錄

青岩路氏曰儒者動言祿養夫祿養亦有說矣養

不視祿而視身也嘗見重祿顯仕者迎親以養之任所矣其身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或累日月而其親欲一見之不能夫天性不日接則不洽如是則與隔遠不預養者何異固不如司訓微任朝一課士之外郎得以承親之爲樂也雖然世之司訓有母者不少問幾如董先生以身養者之誠至則宜乎董先生之感人也可法也

魯昂

魯昂字廷瞻江甯人性勤敏弱冠始知學學

即

即籠蓋人上登成化二十三年丁未進士第授兵
科給事中時院判劉文泰者誣奏太宰三原王公
蓋受意大學士濬也舉朝莫敢訟言公獨上疏摘
其奸天下快之太監李廣駙馬都尉齊世恩怙寵
奏奪民田下公勘問之公悉以田還之民間天下
避之其不畏強禦若此久之轉戶科都給事中更
疏文武大臣諸不法事忌者益衆宏治十一年會
李廣有罪自殺上命搜其家得其納賄簿載某送
黃米幾百石某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疑

廣 簿

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左右曰黃米金也白
米銀也于是上乃悟應之賍濫若此公因上言請
出籓籍按名究問寘法凡預名者危甚事連太僕
少卿楊瑛瑛故給事中也遂據拾他事奏公逮詔
獄鞫訊無驗而猶謫蒲圻令公遂投檄請歸語所
親曰吾非薄蒲圻顧性戇直終不能俛仰耳尋以
例復戶科給事中致仕公自丁未抵戊午立朝十
二年性峭直終以此偃蹇不伸其志歸林下凡從
薦紳語及時事輒感慨悲壯然未嘗一語及私也

太受

青岩路氏曰按紀王公恕吏部尙書印公濬晉大學士加宮保入閣而兼禮部尙書班恕下濬意弗善也命大醫院判劉文泰奏恕託人作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詞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之拒諫無人臣禮有旨令恕面奏恕意文泰愛意濬具疏以辨乃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也傳若行有豪傑聞之奏上罪當不小文泰以語都御史吳楨楨爲潤色其草以上因請逮恕及濬楨面質上降文泰

職宥恕俾焚其傳罷濬楨不究恕意不能平再疏不聽于是引疾去三原之去相傳歎之惜魯公之疏未考請下李廣之簿亦科道同詞而公獨受其怨者亦以公之氣先于人故也

吳彥華

吳叅政彥華字汝和江甯人成化十七年辛丑進士歷戶部郎出守荊州郡故多水患公築堤二十餘里至今號吳公堤時民多流移公善撫字之歲增戶口至九千有奇墾田至四萬餘畝爲守七年

進四川叅政開闢瞿塘三峽古道令人得陸行無風波患事聞逆瑾以功不由已出悉械繫赴詔獄衆以賄免公獨坐黜歸瑾誅復官浙江布政以疾卒疾革語其妻曰平生不受錢今死毋以我爲市遺命殮畢三日卽出郡邑賻贈一無所受

青岩路氏曰公末節尤高夫生平不愛錢而死以我爲市者賢士大夫之家固往往然矣此雖與我無與抑亦我之累也公之遺命森森先此卓矣哉公生平不但政蹟可觀蓋允推一時之碩學者考其

時鄉之名達若金公賢張公琮等皆稱遊公之門爲重則公之以學重可知夫世非學者卽能樹勲名固不能堅自樹立若此也

魯南陳先生語怪錄云方伯吳公彥華爲叅政時出按部宿公署中夜入廁自寘燭地上見一人爲執燭起黃裳綠衣女子也公不視久之遣執燭前導過牖下門子皆熟睡撼之不醒遣入室取衣冠危坐曰置燭案上揮之出女子乃出青岩路氏曰此亦足以知公之學見公之氣魄矣

用怪只等于用衙門長隨怪其若之何夫公之視怪瑾亦猶視此綠衣黃裳之怪女而已

劉弼

劉太守弼字邦直錦衣衛籍宏治十四年鄉舉十五年聯捷登進士第初欽天監監副貝公琳將卒以季女屬弟承德郎琪擇配琪豪俠重義廣交而知人宿稱水鑑其長孫山者肄業郊寺琪一日出郊過之山與弼爲同舍生琪見獨大奇之卽以兄季女許配重資焉弼少英偉志概不凡讀書之氣

云

超絕于人故也已而弼果登宏治壬戌進士正德壬申琪卒時弼已官戶曹郎中論者莫不推琪之善知人公弼後官至知府

青岩路氏曰事見貝氏家譜吏部尙書清澗張濬所爲貝琪誌文劉太守家世仕蹟始終未考卽此亦可見其當年少之已不凡矣

青岩路氏曰擇婿世常事然如吳尙書之于周公金金公清沈封翁之于司馬公泰顧隱君之于李公逢暘等人艷傳之勝于艷傳其進士蓋人生幼

少卽爲識者之所知重亦士君子一生可大喜之處故從來受鑑于長者不少後來如其所鑑世卽喜論之不如其所鑑卽相與嗟歎之或至悲悒不平之夫豈無謂哉

朱環

朱郎中環字德佩上元人也登宏治十八年乙丑進士第官止兵部武庫司郎中遂落職歸林下是時南都林下若印岡羅公雪岩趙公西虹司馬公等多在里居人文極盛時以詩文雅會作山澤遊

環亦與之西虹先生林下同會朱環傳云君少英敏善屬文以疾廢學比長忽奮起讀書一舉而捷取高第爲大司馬屬曉暢軍事才名甚著將敘進忌口高張忽遭飛語以歸歸而躬耕秣陵之野日讀汜勝之書有得乃治田獲倍老農弗如也久之家始振戲觀坐隱忽悟碁品社中亦推爲第一可見其才矣吾社中博雅如印岡羅公簡重如雪岩趙公剛直如勳伯何公勤勵如德珮朱公樂易如伯倫邵公皆才之美鄉之望也夫會有二曰文學

帝皇明仁人文學卷二十一
三
曰詩酒早歲志進取故勵精于文學而晚年娛志
意故從事于詩酒人情哉

青岩路氏曰能娛志意亦須有才朱公有用人也
農以棲家碁以棲身挾是兩才足以隱矣子是悠
悠忘烏兔之逐前白首秣陵野何如白首郎暑哉
雖然設朱公而才不第進士不郎署而受讒亦不
知此味之深長也

楊朝宗

楊茂才朝宗字見卿上元人性狷介非義不取嘗

館于大姓徐氏有同門生易某宿相善貧無以自
存將投故知于汴見卿曰道路遠人心叵測適有
館穀之便可少留乎易喜過望時徐氏之姻有杜
兵部者將令其子從見卿學見卿遂以讓易而易
更欲得見卿徐氏之所陰謀奪之聞者不平奮臂
以告見卿笑曰故人情厚詎有是耶明日遂託故
辭徐而舉易自代人以是咸多見卿會正德間修
郡志將列其事見卿亟止之曰揚友之過以成已
之名君子弗取也况彼爲貧累耳亦何過哉人于

是愈多見卿爲不可及

青岩路氏曰如是論交交亦焉往不全哉夫世有石交顧隙末而凶終者一由已之不善讓一由常見人之爲過也我常不見人爲有過卽何侵不可讓乎噫讓猶存一名心我旣與人爲友不能濟其貧又不能諒其貧可謂友乎常以是念自處而君子之交無不全矣

邵鏞

邵副使鏞字伯倫羽林右衛人登正德二年戊辰

進士第公生而聰慧天成爲文落筆卽超絕不煩構思聯捷春官年甫十九以府試得雋生平竟未嘗揖督學也司馬西虹先生曰伯倫自幼風神秀整有異質兼有異才自戶部郎出知雲南府擢四川副使所至輒有聲然性伉直不阿不爲人所容以是罷歸林居之後放情泉石不屑生殖以拓業雅尙曠達焉

青岩路氏曰英齡以甲第起家者世亦不少然快意之間弗復顧步由此反失之者固往往在之伯

倫風采始終可觀雖以伉直不容于人不容然後見君子何病乎洵夫奇士哉

東橋顧公撫楚有寄懷同鄉羅印岡邵前川趙雪岩父子詩其寄邵前川之詩曰邵公神仙人中散或可偶攀龍翔九霄誤落風雲後濁世糠粃目何足識瓊玖拂衣早歸來萬事付杯酒時過竹林園兄弟共相友顧典千金裘多多備瓶甌激烈梁甫吟爛醉時在口好攜兩玉童清歌擊秦缶長使蛙黽腸慷慨容干斗別來念此樂幾欲棄官走賦詩

遙寄之請君試翹首人生有真懷捐珮當不久青岩路氏曰此詩所云仕况人况於伯倫爲近未知前川卽伯倫號否考當其時卿大夫亦別無邵姓者附記俟更訪之

沈恩

沈大令恩江甯人也字復之官止學正一令未終少負文名晚乃得一第中正德己卯乙榜授學正深州能啟迪不倦深人德之後遷德化尹不耐繁劇性又寬簡不善事上官以是其位不固還于林

下家貧益甚而其意固晏如也嘗笑曰只知爲士
貧不知官後更解貧耳一時聞者悲之而莫不貴
其品者後竟厄窮以卒西虹司馬公曰復之爲文
意到卽屬筆且工樂府才亦宏矣

而
士
青岩路氏曰文字之才士所同也至仕宦之才品
原不相兼有才者不盡有品有品者不盡有才然
無品而令人賤其才不如無才不人貴其品此論
士之正也鄉先生若沈先生恩者亦豈不令人思
哉

蔣繼蕃

蔣孝廉繼蕃字巽之上元人也爲人重志節讀書
務析微臨文潛思不驚人不止而性至孝文行兼
美之士舉正德十四年己卯賢書秋薦後屢不利
春官嘉靖七年戊子復北上甫抵淮忽心動亟旋
歸歸則母病已篤得一見而逝人以爲孝感之至
云

青岩路氏曰承顏北堂以心動而歸者古聞曾夫
子後之蔣孝廉而孝廉更難矣去家五百里而遙

非家圃之近也逐科名以欣往非鋤瓜之末計也非利名原不關切于心而神常有所專屬者其焉能遠而猶感感而猛歸若此哉夫其遠感者孝之真也其猛還者廉之真也人爲真孝廉雖其不文其人可傳而况爲不驚人不止之文人乎或曰以不驚人不止方潛心構思亟以文爭于時者而能爲親退若此則尤不可及也

正德己卯賢書京庠同登者沈恩王堂吳惠蔣繼蕃及司馬西虹先生泰共五人西虹鄉試同年應

里

天府鄉進士蔣君繼蕃傳曰君爲貞潔而芳茂夙騰聲善于綴文潛心構思不出驚人句不止平日讀書務析微意不欲草草上春官屢不利居常鬱鬱余語之曰良駒昂昂終致于墨母苦伏櫪爲也君頗信余言歲戊子北上抵淮忽心動亟歸則母氏病篤一見而逝人以爲孝感云惜君竟未沾一命而卒君性剛直頗勵志節譬之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余顧嘗憂之如有用我亦恐終虞有傷缺也青岩路氏曰從來非剛直男子不能自斷其忠孝

帝里... 卷二十一
之念焉知西虹先生爲良友虞傷缺者異之先生
不以此自全其爲真孝廉也乎然則異之先生之
行與西虹先生論之之言後之君子亦並存而觀
之可也

韓峯沈先生年譜正德辛巳公入應天府庠時年
二十一嘉靖癸未年二十三師鄉進士蔣公繼蕃
學業益大進明年甲申始授徒又明年乙酉年二
十五登應天鄉薦卽同師蔣公北上

青岩路氏曰韓峯公幼而才名震震乃在庠之後

聲

猶亟親師公勤學可見而蔣公之足稱人師更可
見矣又按譜初韓峯六歲出從社師蔣君里中羣
兒俱同受學公獨不與羣兒伍蔣師時卽異之相
從歲餘令讀尙書卽禹貢盤庚最聲牙者亦能熟
誦韓峯年十四受易姊夫西虹司馬先生旣而以
易領應天府鄉薦乃幼固受書蔣師若此但此蔣
師譜未注名未知卽蔣公繼蕃否若爲一人則繼
蕃公未孝廉以前授書以養親旣孝廉以後終授
是以養親如是者三數十年洵哉孝廉先生矣

書

惠十

吳惠

吳大令意字仁甫京兆生也登正德正四年己卯應天府鄉薦而官止昌邑縣知縣君性溫雅早飭儀容博學能文一時者宿莫不予之曰吳生遠到之器也而竟滯禮闈嘉靖初出宰東邑頗留心于民事民甚戴之顧事多不便于巨室巨室輒肆其胸臆于君而君乃蒙謗無以自明又凡事掣肘不能行遂憂憤而卒卒之日士民哭送者千餘人可
以觀其政矣

便矣

青岩路氏曰按吳仁甫惠鄉試與西虹司馬先生同舉本傳西虹筆也其為之感者極矣吁仁甫先生仕而得民心知其忤巨室者為民也為民蒙謗事掣肘難行以至為民憂憤而卒至卒而不易其不循使于巨室之意則先生之氣自伸于東邑久傳足以傳矣夫何病乎

尹賢

尹大令賢其先浙之山陰人也字復之由舉人官止平樂縣知縣君資稟穎異精經術而豹隱淮濱

人無知者一旦出而取高第名動都城都人士爭
睹其風采咸謂清要可立致顧蹉跎向暮始出宰
海邑再更平樂乃事上馭下本非所長無怪兩邑
不見治也竟以憂勞卒于官人曰復之之不能于
官用之者枉之也信哉

青岩路氏曰此亦西虹先生之筆也先生于好友
不隱其所短而歎莫顯其長之意悒悒已含言下
吁用枉其才而沒天下之才往往然矣三復斯傳
容無慨然

鄭淮

鄭太守淮其先閩人也第嘉靖二年癸未進士與
司馬西虹泰同年西虹先生同年湖廣德安府知
府鄭君淮傳曰君字惟東官至德安知府惟通敏
有幹才善論事欲以事功自見不肯安常銳意改
作初仕居戶部是時戶堂長貳多其才凡事委用
君竭心力以承之亦多所表見而不知媒忌胎禍
卽正坐此出任德安未暮年吏畏民懷郡以理方
嚮大用乃以在部前事免官人多寃之君旣去郡

性

歸乃究心天文地理兵法河防等書精其術于是人趨之如歸乃館穀恐後君意亦欲自見諸行事顧機會難邁遭逢不易竟賫志以沒亦足悲矣外史氏曰余癸未本郡同第進士者四人今存者余暨師周鄭君陳君孔修蒞壹政僅一考魚網鴻離蒙謗以卒惟東鄭君在德安未踰年而冲霄翼垂以終功名之際誠難矣夫

青岩路氏曰人所愧者不才空老耳才而終不能盡其用于當世運也命也君子亦豈能後來運命

未審何如而先自萎草甘處不才乎則惟東鄭君之謂矣君暨余曾大父東溟公同遊策史王先生之門

青岩路氏曰又按師周鄭君鄭濂也孔修陳君陳府也嘉靖二年癸未應天及西虹先生同第者鄭公淮陳公府鄭公濂四人鄭淮聯捷也以元年壬午及汪鑾登清甘觀童顏張偉張合共七人同年鄉舉而張合係雲南鄉試

葛清

葛孝廉清江甯人登嘉靖十年辛卯鄉薦深于禪
旨寓北京將易簣僕請遺言令取紙筆惟書分外
二字放筆卽長逝初辛卯主試席公春張公承恩
京兆扈公邕愛清文極力薦之甚至泣下遂中七
十七名清文怪僻多用佛經語扈公有兄文筆類
清久困科場鬱結而死及閱清文公不覺傷感遂
力薦之殊無他意也

青岩路氏曰扈公自念兄而所中者葛清也文之
因乎別有因乎事見金陵瑣事又云嘉靖乙卯科

易經房教官某閱卷更深似夢非夢見亡兒哀求
云望父中我開眼見案上一卷乃初學士未可中
也卽又夢如前遂加閱勉強中之揭曉見之應天
姚汝循也詢其年庚姚之生卽其亡兒死之年月
日時其異如此夫場屋之因窈窈冥冥大概如此
不足思也

青岩路氏曰場屋之因果之足思窈窈冥冥若此
乎憶往待先君子語及科名曾舉兩事以質先君
子曰此不分其人科名而罪其舉主者故作此無

可根究之說以誣之曰此中者豈爾之亡兄亡子乎不然夫何愛之甚也要如姚葛兩君人品文章學識後來皆不愧爲吾土傳人雖有此說抑亦何足累之哉葛以宗門之學名俟考詳之再補傳按誌清字惟一孝陵衛籍嘉靖辛卯清同鄉薦者殷邁余光鄭河童曉宋溥王可大金瀚湯輔向鎬凡十人人人才稱盛清止官教諭而其人則推其時有道君子云

顏芳

顏孝廉芳字嗣桂江甯人顧文莊公記客語云嘉靖庚子科第八十三名舉子顏芳在某房卷已抹擲之案下矣條而又在案上再擲去已又復雜于所取卷中房官心訝之因再擲之地假寐榻上俟之則羣鼠共抱自地而置諸案也因取以中式出棘後詢芳曰爾家必有陰德不然何以鼠爲拖卷若此芳對曰不省有何陰德第三世以來戒不畜貓耳余嘗舉此似客客因笑曰物莫小于蟻宋公序一爲橋而領取狀元宰相又莫賤于鼠顏嗣桂

三世不畜貓而芥拾舉人勿以善小而不爲豈不信哉又進而論之狀元宰相人世之極榮也若何僅爲南柯郡中報功之典且保穿墉之牙而受報于場屋天之于鼠子何若是重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其亦可恍然而悟也夫

青岩路氏曰顏嗣桂勲名莫表于世不若鼠子一出爲之傳奇無旣異矣哉或曰鼠子焉能爲此此鼠子祖父之靈所爲也事無足錄錄傳文莊公之崇論且以附前姚葛科場之說芳暨我曾大父東東溟公同年舉是年同舉者院屋朱文梅恆周儒共六人芳字世馨後官縣令

管景 劉雨

管檢校景字子山上元人少穎拔力學有聲而屢舉不第嘉靖中貢入京師庚子授廣信府檢校監司聞其才也檄署永豐又署上饒適橫峯窰民作亂監司曰此非管檢校不可公往宣布國家威德作勸善懲惡箴以示之監悔過多散去反殺賊魁以獻公治其渠魁餘悉不問民以安于是民爭塑

其像而家祀之公已而遷布政司檢校歸公碩學
長于文才先是武宗駐蹕南京取縣志縣故無志
縣君白公思齊求撰于公未浹旬志成而上之後
大京兆葉公以府無志亦屬公爲之志成藏于府
萬厯間大京兆汪公宗伊重修之同修者徐霖劉
雨也兩字潤之文最高古志中兩所筆削居多而
要皆承管公所修之後公廣交遊工詩詩多警句
所著有西浦稿

青岩路氏曰世傳公與儉菴梁尙書望衡而居梁
門羅雀公門如市時有管尙書梁檢校之謠則公
之雄快可知矣然亦各其地位之所宜然不足論
也余所異者以梁公位望之重而同里末造之士
乃各行其意絕不相顧忌吾鄉先輩之風采固如
是乎

青岩路氏曰按誌管子山以嘉靖二年劉潤之以
五年貢二君同時在學相去不遠先後以志才表
見名亦不相下乃及今管顯而劉微者劉老于儒
德之常而管不肯老于儒者之氣也噫儒者不得

律

大遇于世思所以力自表著則才調亦不容以已夫

瑣事云管西浦家本無園設爲園名曰虛園作五言循二首以紀之

江宗海 夏敞

江居士宗海其先浙之錢塘人也字容夫西虹司馬公曰容夫天分甚高詩文可立就顧樂放逸憚苦勵役志于弈旨繪事書法間其書遒勁可愛友人規之讀書則曰世焉有凍餒之江生哉不聽也

析

矣
秋

中年家落窶甚一日者薪芻竭晏矣未炊室人慍色君囁囁然持筆伸紙方作小景忽友人持錢米至乃以付室中曰此豈徒得者耶可以作午厨毋擾我爲也其達如此號秋宇居士或折之曰秋凋謝之候宇者空也其終身不達之兆歟卒如其言青岩路氏曰秋宇居士之終身不達秋宇之達固如此也何病居士少與西虹先生爲同門友西虹同遊南原王先生門者四人潘道卿守約夏伯高敞黃用晦爰果暨科宇用晦別論其潘守約傳曰

此書甘氏者王所刊
其先人名福政避寫
第字今須改正

歡
笑

守約以京庠生卒天資穎異有機局而貌古野若
耆宿年十五督學第其文第一名動一時其父促
之學益甚且病且學遂瘵不起初南原先生語人
曰以潘生才榮達可必髫年古貌恐不久人世竟
中其言夏敞傳曰敞以嘉靖乙酉應天鄉舉授
州府通判其人早歲風神秀朗玉潤蘭馨見者咸
願交歎握手為文泉湧傾其儕輩而不利春官雖
沾一命未履任卒又黃安亦鄉舉未沾一命夫
人生異敏者未必盡達達者未必盡祿何往非秋

何往非字若秋字居士者且達生安性亦焉在不
可哉余于四賢故甯去彼取此

唐詩

唐秀才詩字古風為南京兆庠生素以孝聞親在
時遇老叟者稱其有仙骨約于天地壇三更時授
以內外丹又或道流勸之入山詩曰家有老母世
無不孝神仙及母卒遍別親友遂去莫知所之
青岩路氏曰世無不孝神仙祇此一言之丹經而
古風先生之內外丹已成矣豈待異日莫知所之

帝皇明仁人文學卷二十一
乎夫古風先生莫知所之耶余以爲天壤之間疑
有神仙而萱草堂中固確有孝子長生也

李景星

塘
李貢士景星字應德一字天祥號曰鶴堂南京兆
生幼有至性迄老脉脉不解二親喪三日不飲食
葬祭如禮友于二兄兄沒能字其孤與人交能急
人之難不計小怨生平見牧民者政事非彝輒思
得一邑以自效而亦竟不能嘉靖元年壬午貢入
太學卒玉泉陳公贊之曰孝友庸行民鮮能舉愛

敬無譽君子斯與時若古訓靜言靡遺志悠運促
未普厥施

青岩路氏曰大器大用學也云之久而莫試徒歎
于心願言一職亦竟不能天運老生默共始終雖
然鶴塘先生胸中之宓單父意裏之卓密縣我固
自在也夫何病

羅燾

羅貢士燾字元溥江甯人以歲貢授光澤縣主簿
與邢公雉山許公石城結社玉泉陳公鳳落花唱

和詩序云吾鄉羅淵泉氏自髫年卽好聲律旁畜
羣籍牙籤滿架偶得石田翁落花詩憑几酬和得
二十首玉岑王子懷荃楊子江東文士也皆次韻
屬和之淵泉氏著有淵泉集四卷其宿高座寺有
月來半榻寒松影風送滿山秋葉聲之句稱集中
名句云

源溥先生暨寶幢居士顧先生源宿好居士爲作
淵泉圖題以詩曰愛爾臨川興猶夷意獨眞天機
奏琴筑遐想出風塵石動明珠落香流綠藻春會

須勤結網休作羨魚人又作雲山圖以贈題之曰
予嘗評海嶽之筆如吹毛劍揮之則萬里無人南
渡諸大家皆當北面耳豈予淺識而能得其眞際
耶原溥旣來撥火求冰道人則未免磨錢作鏡詩
曰寶晉齋中秋月高夢魂猶戀出羣豪追隨欲試
縱橫手不見全牛可下刀寶幢觀化之後原溥先
生誌此卷曰寶幢居士負性冲淡超脫世緣日惟
習靜尋幽逍遙于烟霞之表晚歲叅悟禪宗眞有
所得故臨終不亂留偈以示後信清修之彥也平

生作畫落筆出塵殊類南宮余于居士時領遊詠
更寫錫雲山圖其蒼茫深渺變態萬狀對之使人
神思飛越迥出意外如在太古混沌之中而元妙
莫測今識數語致不忘之思焉

青岩路氏曰嘗歎榮名史記人每不傳而良友筆
墨之間偶一時一事顧相傳其人勿已者意有所
至而神有所現也淵泉先生高韻可思而文章鮮
見茲得玉泉丹泉兩先生片言而淵泉先生之詩
之人之風格已神凝其間矣因並書之以備淵泉

傳

胡汝嘉

胡編修汝嘉字懋禮鷹揚衛籍嘉靖癸丑進士累
官翰林院編修以言事忤政府外調公文雅風流
不操常律所著有菴園集沁南稿行世金陵書畫
品云秋字胡懋禮得意之筆酷似祝枝山隸書師
鍾元常草書師張伯英崔子玉常取三人書之在
閣帖者從宋榻本手摹刻之神檢殊勝山水脫去
塵俗但所畫者不多耳顧文莊公曰正嘉間吾鄉

官詞林者爲陳侍講魯南景中允伯時邢侍講羽
伯胡編修懋禮四先生行業不同其宦跡所至差
相上下而皆有書名陳書法坡老妍媚婉郁工于
取態道壯之氣拂拂波磔間景與邢真行皆奕奕
有雋氣而尤以小篆並顯骨貌豐勻方圓絕妙說
者謂得二李之遺法可與徐子仁相伯仲胡真書
師黃庭洛神行書師大令草書師崔子玉張伯英
心摹手追駸駸有度華黼前之勢吾鄉書學一派
鍾于王謝寥寥千載實再盛于我朝觀四先生可

概見也魯南書蹟今世所藏猶衆三先生幾落落
如晨星矣得其片楮隻字者當共作斷珪殘璧寶
之若杜工部傷薛少保云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
傳四先生有同慨已

青岩路氏曰功名忤詩畫傳傳矣何惜胡太史書
當顧太史之世已欲斷珪殘璧爲寶今得以斷珪
殘璧猶接胡懋禮之文雅風流者幾人慨夫雖然
杜工部云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前賢之蹟鮮
存而前之香自遠夫豈無以心聞之者乎

金央

金太守央號東園江甯人登□□□□□□進士第仕至延平太守著有紀愚書數十卷其序畧曰今夫山草木生之而樵者不能盡採今夫水魚鱉生焉而漁者不能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宏博學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探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所田作也

青岩路氏曰卽序畧數言而東園金先生爲老于讀書有所獨得能著書成一家言之人可知矣顧

姓氏鮮聞于學者著作未見于文林是由推之則我舊京以潘江陸海而無傳者不少惜夫大約著書之家喜爲傳聞計則傳若取自娛不求衆聽則亦竟不傳也第此中正多佳士矣

尹繼臯

尹先生繼臯號曰玉涵京庠諸生也續金陵瑣事云玉涵先生碩學講舉子業尤善夫啟發一時士多遊于其門者嘉靖三十七年戊午科廣天解元余毅中廣東斛元崔完山東解元李學詩三人一

應 解

年同中皆玉涵先生親授業者可謂極盛矣乃玉涵先生僅登嘉靖壬子科鄉書而已矣惜哉青岩路氏日及門之雋在我孟夫子不能忘不寐之喜蓋文章志義之契與泛泛朋友之彈冠固不
 等也玉涵先生門下一時三人並元當世可謂盛極可以喜極可以大慰儒者終年授業之意至功名之遇際學者在人在已一也同志之人多伸而我即常絀抑亦何惜考誌尹先生後一令止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二十一終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二十二目錄
 宗系未考

李 曉 趙善繼 楊 穀 嚴 賓

金 鑾 金廷聘 高 鵬 周汝衡

周 安 談玉汝 謝一桂 楊一洲

李素居 薛應和 陳所聞 王雯東

吳國賢 劉仕義 鄺 典 張正蒙

潘之恆謝陞 方 登 張振英 吳聲孺

李 佺 孫 謀 陳元世廟 柳應芳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二十二
房宏中 孫石 馬上圖 鄧燿
鄒典 鄒鵬 廖說 張風
唐時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二十二

鰲曉亭

青岩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李曉

李先生曉字子晦號鶴山江甯人初爲京兆諸生
穎雋有識而困于場屋乃游成均久之授岷縣丞
進瀋陽衛經歷乃老事親孝母病侍湯藥不懈生
平赴義好拯人于急師蔣某者旅卒家貧公經紀

逆其喪以歸而葬之在太學同舍姚生遺其袖金
公得之候而歸之其素行甚著里中相稱爲鶴山
先生長于詩著有賓柳亭稿
青岩路氏曰鶴山先生孝義之士身雖不顯乎當
時而風固自聞于後世曰先生鶴山先生也而曠
縣丞濟陽衛經歷云乎哉

趙善繼

趙秀才善繼者上元人生平倜儻負氣重義直言
嘉靖末民苦坊甲之累以役傾家殞命者相繼而

有司置若罔聞善繼日夜謀與同里救父兄門庭
之難奔走陳訴已而疾苦漸達諸司會給諫郭公
具奏得請下所司悉爲蠲滌民獲更甦皆善繼匍
匐拮据之力也善繼卒之日遠近來哭者數百人
從祀之惠澤祠事詳玉田盧公璧鶴山李公曉惠
澤祠碑記

盧公璧聚寶門外惠澤祠碑記畧曰上江二縣附
都城郭諸司轄焉其賦役之繁坊廂之困固非一
朝邇年征派百出逃亡日衆存者凜凜殆不知有

生人之樂矣賴羣公濟美心傷民瘼導之使言傾
耳而聽委曲與處由乎我者不移時報罷勢相牽
掣者移文以酌議戶科麓池郭公親爲題請悉獲
俞旨代巡栗庵宋公又虛心博訪詳定條約卽縣
亭勒石詳惠澤之概則光祿柴薪九庫夫役歲免
賠納各不啻千金各衙門之修理與晏會及額外
之應付新增之工食與諸雜辦省更不知其幾坊
長總坊當頭革爲僱役而取之者沮作奸者消矣
徵派有數盈縮有權力差有等什物有紀益之流

移當鋪三百則兩利而俱存矣府有號簿縣有循
環部院有稽查戶科有走繳防檢已密昔費五六
者今二三昔勞八九者今一二昔之愁苦呻吟者
今欣欣皆有生色民之感之豈待旣去之後哉祠
之所以作也所祀撫院雙江方公代巡少岩黃公
等十人事皆趙生善繼爲之倡善繼字白石京庠
生隆慶元年夏吉

李公曉續建惠澤祠記畧曰上江二縣始爲坊百
餘旣而盈耗靡常正統間上元坊併四十又四江

甯坊併三十又五坊定爲十甲坊長一人甲首十
人以供勾攝而已後以里甲告訐始度中徵銀以
備邑公費甲每一載有半役輪一季先時戶蕃事
簡官重名節民不告勞邇徵需無厭瑣屑百種皆
以邑民爲囊筭取諸中而用之嗷然不堪命矣令
苦應酬擇每坊名之稍裕者數戶以總徵銀之出
納號曰買辦名雖曰總而實則欲其補浮費之不
足以十數戶之窮民供數十百大吏之冗費民安
得不瘠且亡江南民素孱畏威不健訟雖貧至縲

趙
裂痛至刺骨亦惟向隅飲泣耳棄鄉井耳甚至苦
迫脅無聊往往不欲其生焉耳嗟呼爲民父母何
使之至此極郡士趙子白石遭此蕩析殆盡不忍
視邑人之滅頂率同志陳諸當路每羣邪不滿雖
遭誣讒弗挫時撫巡方公黃公諫議郭公京兆呂
公惻然爲之經畫甫少蘇居無何宿弊仍臻則左
右羣小從諛爲之蔽也建生重悲傷之更欲赴愬
適通府陶公攝江甯篆聞之愀然爰謀諸僚友告
諸京兆會代巡宋公按部趙子盱衡言之公深憫

趙

功

之爲之更役制勒石陶公乃究民隱剔奸蠹遏弊源痛爲裁革若坊民之買辦借辦舉皆罷去一不煩諸民公創爲定畫時有僉壬欲蠹之者公亦弗恤百年積弊不崇朝而獲清邑人如出膏火登爽塏予里居老矣良爲民仰屋竊歎者久忽荷賢明惠政之新幸吾民永綏之弗感趙生憂民之憂謹勒諸石

青岩路氏曰觀一碑則趙秀才之坊卓然千古可知矣或曰匍匐公庭非秀才所宜夫救父兄門庭

之難而因以甦京城百年之大困共安之枕席言人之所不敢言救人之所不能救此其仁人至公之心不獲已也何如而猶夫世之秀才概曰有公事云乎哉

楊穀

楊文學穀字惟五京庠生也以才名長于詩久困于場屋而自退上元尹某者以役困其父兄穀往訴之尹戲以衣巾生員爲題令之作詩穀援筆立就有草中射虎心猶在天上屠龍事已非之句尹

改容謝焉

青岩路氏曰世之爲尹者當在草中不敢射虎一
且上天知屠民耳焉知屠龍宜爲惟五詩人得以
氣挾之也然尹知改容謝則猶曉者兩存之可也

巖賓

巖山人賓字子寅一字鶴邱字法米帖粗能詩及
畫蘭竹所蓄古法書名畫頗多有藤床藤椅皆藤
所成不加寸木又有棗根香几天然爲之不煩鑿
削最稱奇品精于煮茶茶具皆佳妙文人墨客多

邱

與之遊者時往來于東橋顧公衡山文公之門

玉露堂遺稿載顧清甫先生與鶴邱往來詩爲多

崇化寺北山瞻眺有懷鶴邱秋澗丹壑三子詩曰

古洞陰崖駐烟霧四山合沓生天風新蒲密竹意

自好高雲白石心相同殘霞曠曠映虛壁鳴泉落

落來蒼空故人不見動遐想杖藜徒倚青林中鶴

邱將遊姑蘇餞之花下詩曰撲眼荷花三尺強飲

風吞雨難禁當知君明發遊吳會秉燭看花倒玉

觴空堂白日臨風雨打葉鳴花偏可憐病眼對花

兼對客明朝愁送越谿船鶴邱秋澗以詩約遊永甯寺抱病不及赴依韻謝之曰何地軼氛埃檀林霽色開跡隨壺子辯心逐謝公來蕉鹿迷塵夢香燈對石臺昨瞻星聚處搔首獨徘徊秋夜同石亭東橋鶴邱丹壑飲西園詩曰上客來軒騎名園踏鳳毛傍花攀曲磴臨水醉朱袍錦樹雕籠合寒城玉雉高且停歌吹響松底聽鳴濤西谿龍公諸賢遊北山宿顧氏北麓草堂人各七詩鶴邱亦預又清甫先生有贈鶴邱之詩曰昭代潛虬伏由來一

志盤五車生筆陣萬象列詩壇霜匣收龍電冰甌破月團江山歸畫壁高枕笑彈冠

青岩路氏曰嚴鶴邱子寅山人也石亭東橋集間亦往往見其名然貴人之門山人之藪此不足爲鶴邱定顧清甫先生其時之世中人而世外人彼其視通隱之人俱別有眼而視鶴邱若有加意莫不其人有不同於藪五侯之鯖者乎因備錄清甫先生之詩以俟後之論者定之

顧氏客語曰鶴邱正嘉間爲京庠生以羣閔點齋

臺史禡革之其人身身長面大口濶語多排調以嚴
讞名文壽承兄弟嘗以四六文譁之大怒欲訴于
學使者友人勸歸而所譁之文竟不與易也夫喜
排調者人亦排調處之鶴邱何怒爲歎矣然正以
歎佳

金鑾

金山人鑾字在衡本隴西人隨父宦金陵因家焉
鑾幼從其水胡中丞纘宗學長習爲歌詩風流宛
轉有江左清華之致性俊朗好游任俠嘗渡江同

舟一人有飢色無渡錢山人代給且飲食之後數
年經真州驛門聞呼者則前同舟者也以徒繫驛
訴曰得銀十二銖卽脫矣山人如數與之後二年
楚江盜登其舟已舣篋矣有呼者曰金先生也告
其侶曰我大恩人亟哀已囊銀十三金固以贈臨
別山人語之曰汝良家子不宜爲此也其人垂泣
而去山人結交四方豪士往來江淮兩浙間所至
倒屣迎者其寄趣高脫嘗與仲交盛子期于城南
高氏家天寒且雪久之方至主人問曰翁今娶婦

帝皇明仁人文書卷二十三
何能來此山人大笑呼酒談笑移日始去著有蕭
爽齋樂府徙倚軒集山人之號曰白嶼洞解音律
嘗取古詞辨其字句與其音之清濁定爲一書填
詞家多祖之年九十乃卒

郡志曰金陵佳麗仕宦者誇爲仙都游談者指爲
樂土宏正之間顧華玉王欽佩以文章開墀陳大
聲徐子仁以詞曲擅塲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
歎集風流宏長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爲寓公
金在衡盛仲交爲地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爲

旅人相與投簡分題徵歌選勝秦淮一曲烟水競
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
也萬厯初年陳甯鄉芹解組石城卜居笛步置驛
邀賓復修清溪之社於是仲交在衡以舊老而泣
盟幼于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車紛還唱和
頻煩雖詞章未嫺大雅而盤遊無已太康此金陵
之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迴翔
棘寺遊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
叔陳德遠爲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

盛太古為領袖臺城懷古爰為憑弔之篇新亭送
 客亦有傷情之作筆墨橫飛篇帙騰湧此金陵之
 續盛也啓禎之際李宗伯本宜廟諱焦修撰弱侯倡率
 于前黃監丞明立俞少卿仲茅導揚于後一時詞
 人若韓孟都范仲闇林茂之薛干仞輩同聲唱和
 分題刻燭不數入义之奇選伎徵歌時聽六么之
 奏茅止生五日秦淮之會賦得投詩弔汨羅作者
 凡三百餘人遊舫河亭坐客皆滿蓋盛自此而極
 矣

再

青岩路氏曰風雅之會金陵盛者三而金在衡預
 執牛耳騷壇之上者冉謂之老詩人不亦可乎在
 衡之後即若在衡者鮮見雖然後非無詩之尊宿
 足以稱地主者可歎哉時無諸侯之可會也亦非
 無諸侯可會金陵之壇天拆之久矣更集何時悲
 夫

金廷聘

金太學廷聘字莘甫畫品云金莘甫太學之菊花
 饒雅趣與姚允吉梅並論神宗之季莘甫以字畫

詩文擅絕一時尤長內養之學一時遠近名公卿莫不傾心禮重之者善顧文莊公多往來詩公丁卯稿云辛甫道兄期來歲修真入靜將與余別賦詩以贈之詩曰丹鼎何時煉九還驂鸞消息有無閒悟來大道非遺世授得真詮且閉關圖秘緣緜函五嶽笈標青玉隱三山愧予交臂恆相失咫尺烟羅未可攀丁卯蓋天啟七年也

高鵬

叅戎高公鵬字雲程號曰南溟公生平三異母張

夫人孕之十四月聞空中有聲落斗大一團黑氣滾入臥室遂生公一異也公過北徐州白日見控馬者二鬼也抽刀將斫鬼卽遠避收刀復來控馬及入海岱門乃不見二異也在河南夜夢神人告之曰自處是梅花從新又別家征衣猶未做依舊客天涯及赴太原叅將任過天涯山始悟前夢三異也先是公任陝西掌篆都司嘉靖己未春奉敕山西太原左叅將聞報卽匹馬長驅抵太原任所則三月廿之二日也時值按臺遠出參謁往來已

經半月及回任事則四月十二日矣至二十四日
夜三更忽聞門外刀斧之聲已劈門至廳後大呼
都臺急請會話公卽大罵黑夜有何話說十數家
丁左右圍繞逼公傳令謀反曰此撫臺意也公乃
奮然舉刀傷二人衆家丁擁入殺公矣嗚呼向非
公以死挫其鋒則上至親王下及諸司皆被屠害
莫能逃者其功豈下于衝鋒破敵舉旗斬級而已
哉巡撫葛縉乃分宜嚴氏至歲謀反者巡撫標下
家丁莫敢直指其叛逆之由以申雪公受禍之慘

戚

巡按御史楊美益疏參巡撫語多曲護曰似應量
加罰治以責後效而已已死參將高鵬量加優恤
而已如此何以明公道何以慰忠魂嗟乎高參將
之死輕于鴻毛矣痛哉

青岩路氏曰高叅戎異人也生而異死亦異觀其
倉卒意外之變而死之烈氣偉然固應生時鬼神
爲之引馬公天涯一夢神實早決公之始終以告
公豈兆一登任已哉事見金陵瑣事吁公忠魂莫
慰當日得吉甫特書而異昭千古死乃不輕于鴻

毛矣

周汝衡

周汝衡先生名文銓蘇人也上世以陰陽星厯之學徵隸鈔天監遂徙家金陵又以醫行至汝衡資絕人見世工率習近世脉訣方書諸雜家說不究本原卽見病莫知從來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衆習書獨取內經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奧初爲小兒醫輒奇效聲稱歛然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脈醫羣工迂怪笑之獨王鈔佩與余等

數人尊信時時賴其效汝衡好其議論獨相與往來講究甚密益厯闔域由是吾黨並重汝衡後楊茂死南都病家爭迎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多與衆殊指諸富貴家所饋金錢恆倍他工汝衡獨知斯道深永或失手則殺人重于用藥遇有故輒不赴人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凡以重故名理及神仙幽怪家說每遇士大夫言卽移日多失諸富貴人召故所獲金錢反不逮他工士大夫

久益愈重汝衡余家人病必迎汝衡迎無不至藥亦皆應手效余嘗問之曰若子于醫可謂入室矣乎汝衡曰噫嘻言過矣過矣夫醫者聖人之學也非盛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如銓者尙未能譬藩籬敢望堂階乎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滌于六四氣薄于五臟動于七情見外知內按微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

鍼

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之所輔勝命脈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于未形體微發慮決于衆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專氣含精以握樞機汰穢葆真以固根抵疾疢不作神乃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易冀及工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請借事實譬之是故不知其理盲投鈎試

社

是將兵者使人以弓刺而引矛盾射也察病不定揣摩施治是相國者昧國所患而寬猛倒施也尙焉得爲將相乎哉此敗亂所以接迹于天下也銓爲此懼是以聞召如赴難臨病如對敵探匕握勺兢兢如不得已心有所重也今怒者乃以慢詆安得尸說而家告乎已矣已矣盡吾之心慎吾之術苟餽吾口而已請勿以醫名我可也東橋子斂衽謝曰仁哉汝衡知道之難而不輕治人其所全活可勝量哉昔者齊桓公欲相鮑叔牙叔牙曰如欲

霸天下必管夷吾可相秦始皇欲以二十萬卒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此其知將相之道也故卒有功于人國汝衡之于醫殆類此夫余患世之人終不知汝衡爲作小傳

青岩路氏曰醫者聖人之學而士君子之道也一有市心非其道矣周先生汝衡重自持心若此士君子哉誌曰汝衡于醫持論精微平生不以授人亦無能受之者夫如是是之爲士君子之業彼可授受不已者非其業卽非其道也若汝衡眞士

君子之道也故東橋子敬傳之

陳參岳鳳作訢慕篇爲梁宮保材張御史大夫琮
周宮保金顧司寇璘璘子璵羅太守鳳金太守賢
子大車附陳太僕沂景中允陽王太僕韋子逢元
附邵僉憲清劉督府璽謝野全先生承舉任德徐
九峯霖劉雨黃琳琳弟珍珍子炎杲許攝泉陞李
鶴塘景星周巽齋文銓又續亡二人王少保以旂
顧憲副璵周乃隱于醫者陳序曰如前十數公或
以勲業著或以德學稱或以節槩流聲或以風雅

侈譽皆元黃之精英而鄉國之黼藻也一藝之士
如周子若而人今也吾見亦罕矣庸可使其無傳
乎

周安

周安者白下人也後爲僧法名曰定林李宏甫贊
定林庵記曰定林白下人幼素不娶日隨其主周
生赴講原名周安予未見周生但見周安隨楊道
南至京師時李翰峯先生在京師告余曰周安知
學子欲學幸勿下視周安蓋周安本隨周生執巾

履之仕乃周生不力學而周安供茶設饌時時竊聽或獨立簷端或拱身柱側不敬不倚不退不倦卒致斯道又曰周安以周生病故而道南乃東南名士終歲誦書破寺中故周安復事道南夫以一周安乃得身事道得又得李翰峯歎羨焦弱侯信愛則周安可知矣後三年予來白下獲接周安而道南又不幸早死周安因白弱侯曰迄歲山寺只多數莖髮吾欲為僧弱侯遂約予及管東溟諸公送之雲峯禪師處披剃為弟子改法名曰定林弱

侯又于館側別為菴院而予復書定林庵三字以匾之定林不受徒創菴甫成即舍去之牛首復創大華嚴閣閣甫成又舍去之楚訪予于天中山坐化塔于天中山馬伯時隱此山特置山居一所度一僧使守其塔今定林化去又十二年予復來此弱侯曰庵存人亡今不記恐後此不知定林為何等人予謂從來僧之有志行者多矣獨定林哉獨怪其不辭卑賤而立志于聖賢大道也故曰賤莫賤于不聞道定林自視其身為何如者故眾人卑

之以爲賤而定林不知也嗟乎定林肯俛首下心歸禮窮士日倚檐楹欣欣樂樂而忘其身之賤必欲爲聖人而後已古無有矣

青岩路氏曰曾見唐荆川先生林東城春誌東城父貧甚俾給事王千戶某爲餘子王愛之以伴其子學因知讀書中嘉靖壬辰會試第一仕至吏部郎中夫斯僕耳文學可以會元行願可以佛聖亦惟其人哉若定林者白下人愧定林則多定林固不愧收之爲白下一人矣

談玉汝

談文學玉汝名某字玉汝顧文莊公之友也卒以天啓壬戌公哭之以長歌其序曰玉汝少予二歲予垂髫時友其人開美多智意談笑能驚四座與予莫逆交五十年如一日君體貌魁梧善飲噉始衰之年神色亢爽鬚髮無白者余嘗心壯之有才不售晚應有年不意其病瘍一旦以沒也人生危脆如此強者不足恃况羸者乎緇指少年交遊零落都盡涕泗橫集爲長歌以寫之歌曰我初見君

君八齡蒲桃垂髻雙眉青共我騎羊戲庭下步步
肩隨如影形大門中表由來少得汝綢繆情倍好
三世纏綿合蔦蘿一堂次第分梨棗每一過從卽
忘歸論文把酒思依依夢中欲纜芙蓉鏡巖下休
舉薜荔衣壯志昂藏執雕虎縱橫綵筆驚風雨口
吃時聞艾艾聲趾高屢作僂僂舞春江花月美邀
遊淥水蒹葭白露秋妖姬緩進青絲笮豪客狂披
紫綺裘自誇縱酒身頑健高歌清夜何知倦跌宕
能開貧士顏麤豪肯唾庸人面忽忽悠悠三二十年

未思

青衿拓落少黃緣抽琴坐有知音客貫酒囊無賣
賦錢大風捲地雲垂野悲歌蓬戶誰知者好客江
東老步兵憐才方外狂司馬舉觴白眼顧兒曹咄
咄書空首重搔暗將幽怨排金縷懶把雄心拭寶
刀功名蹭蹬堪如此年事差池殊未擬一日看花
思有涯九辨悲秋歌乍起茫茫生死事難知修短
從來不可期煎熬蘭焰膏先滅淬砥蓮華鐔遽披
雙扉白板閒清夜總帷燈影空相射鷓鴣缺悲春碧
草前蟪蛄弔月青莎下一回惆悵一傷神个是空

花幻影身廢處尙自遺思婦羸博何當付老親人
生到此真堪恨一邱狐貉那須論劍化延津更不
歸舟藏夜壑終難遜徘徊往事涕沾裳奈可齋前
種白楊金爐未鍊長生藥玉笈空函不死方虛堂
風雨沉瑤瑟愁聽野笛高樓夕此日仍留北海尊
他年誰控西州策更憐墨跡巧相如分我門前問
字車戢山自是無張翼團扇還輕內史書後跋云
君善書代予字極相類索予書者往往走求之君
逝予不得復爲牀頭捉刀人矣念之益以悽然

青岩路氏曰童齠之交卽不能白首同歸乃自幼
而少而壯而老節節相珍相惜形影相依者五十
年抑亦足矣復何歉哉洎其死也猶哭之慟若此
夫先正朋友之義亦何其真之至也

謝一桂

謝一桂老儒也居在高橋門外吉甫周先生曰余
嘗問謝君石馬衝石馬爲何代侯王墓前物謝曰
石馬四蹄皆龍爪乃陳武帝陵神路前物也地名
萬安營史云陳武帝葬萬安營可據也又云蘼蕪

帝皇明仁人志士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澗在青龍山亦可遊覽惜路遠人無知之者又云
雪浪宏恩言金陵諸寺佛像獨祈澤寺像爲諸寺
冠工人最爲高手吉甫又云一桂字芳儒著有竅
鳴集

青岩路氏曰嘗歎世之儒者動云博學而于目前
事物往往不審可謂留心人乎若老儒謝一桂者
甚愧之甚愧之吾之師也又曰非周吉甫先生則
謂謝老高橋門外一土老而已焉知其不可及哉

楊一洲

楊秀才一洲字伯海京庠生也好遊名山足跡幾
遍五嶽曾圖山水寄謝子茂秦茂秦答以詩有神
會江天月名傳海嶽風君才變化理吾道寂寥中
之句說者以爲稱伯海之境趣云

青岩路氏曰畫品云楊一洲伯海畫小幅可觀要
此人當不在畫者也足跡幾遍五嶽我知其胸中
大幅山水必多矣太者不可寫亦寫其小者以寄
趣云爾奇士乎

金陵瑣事云楊一洲好游名山足跡幾遍五嶽山

大

水小幅可觀人譏之云伯海手不如脚謝茂秦嘗
寄之以詩曰畫逼輞川工王維信可同雲微天若
遠石斷水如空裂素寫能盡披圖意不窮相知萬
里合相望一書通神會江天月名傳海嶽風君才
變化理吾道寂寥中猿鶴交年久漁樵化歲豐懶
時猶蔣詡聖代豈揚雄地勝閒多賦山靈暗有功
寒暄依古栢霜露感秋蟲養拙聊幽事探奇奈老
翁丹青長在壁逸興滿蒿蓬一洲妻沈氏沈宜謙
之女也工折枝花吳中黃姬水題其杏花云燕飛

修閣簾櫳靜紈扇新題春思長妙繪一經仙媛手
海棠生艷復生香沈宜謙碩長洲人流寓南京者
也曾學畫三年不下樓

青岩路氏曰一洲先生在家擅筆墨之良緣在外
饒山川之興會脚之所及手又能常寫其一二儒
生仙第足矣快矣更何歎哉

李素居

李高士素居家極貧父某精于課命積錢十年爲
之議婚素居不樂跪白曰兒久欲學仙緣父母在

道

帝皇明代人文卷三十三
三

堂若欲議婚徒誤人女子兒便離膝下入山矣父
母不能強竟終身不近女色攻舉子業胸有夙慧
往往不依傳註坐是失意于有司棄而學醫醫未
成得風寒病不能動履乃習內養之功而効則更
強健于未病之時于是賣藥度日貧者輒施之積
三十年冬夏一棕笠一青布衣嘗曰人生皆爲飢
寒所困耳吾已打過寒字再遲二三年絕粒則道
遙世外矣居無屐屨牀無枕蓆竈無薪米僅一藥
爐相伴或扣之以道德經聖人二不死大盜二不止答

曰聖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決是長生不死死者
凡夫也聖人盜天地之元氣日月之精華大盜也
孰能止之可止者鼠竊狗偷之人耳如此則斗與
衡皆無所用剖之折之可也而民又何爭之有聞
者莫不爲之解頤

青岩路氏曰李居士以清心雋解迹出飢寒品已
證在支向之間何仙之云嗟乎人生皆爲飢寒所
困但能小減便自仙仙况如居士實能逃之者哉

薛應和

薛令君應和字子融號曰霞峯江甯人少爲儒生
卽方介稱于時萬厯元年癸酉舉應天府鄉試不
第春官就選長洲學諭遂爲成安縣令益以方嚴
自飭人不得少淄其清素邑之往例率取羨于民
公至歎曰我拜朝命以來而盜民乎敢犯者懲無
宥已某人者微以羨進公恙甚追給民而置某于
法民乃曉然知公之廉也邑之胥徒無敢肆者而
治聲日起屬歲大比分較秦省元出其門時稱得
士有所取士張嶙者豪于財修贄過腆變色却之

而嶙不能自已也值公入覲復託其親友先于所
往盛裝橐以待公峻拒之曰我蕭然行李豈不足
貴乃以是累我乎嶙自是不敢言三年丁外艱徒
跣奔歸制旣終養母戀戀不忍復出遂家居公居
家三十一年無片牘入于公府卽子弟就試不爲
通姓名也脫粟草蔬僅給于腹而見義則必爲友
叢太字母死爲傾橐助之故人潘閻張三翁者貧
不能殮一皆任其喪葬而公之沒則遺令薄殮云
青岩路氏曰見人方介者今輒曰無用夫豈無用

方介卽其用也人特方介爲名或未可款世耳始
終若果能自信亦未有不曉然于民肅然于上者
上重之民安之則何志不行夫士君子所謂用者
能行我之意云爾非善賺錢之謂也若薛夫子其
得之矣

陳所聞

陳文學所聞字蓋卿江甯人也善樂府鄰初顧太
史嘗序其蘿月軒集曰余友蓋卿耽研典訓旁涉
騷雅風流緼藉獨映當時兼復富有才情洞曉聲

歌

作

律寄懷樂府托耗雄心自所行濠上齋遊吳草外
今蘿月軒又其一也觀夫清音亮節淒入杳冥妍
旨滌思哀感頑艷含毫甫就人競傳之昔高王之
歆賞激法部猶不能不以之椰掄今蓋卿更得名
人韻士相與標度增其華暢蓋卿可謂快矣吾鄉
夙者夙美陳金然按而求之大聲則金粉多而天
姿不露在衡則蒜酪美而俳氣未除驅轍吳楚洵
謂勝場控引金元尙有慚德蓋卿當新聲代變之
後據二家之勝而拾其所遺使采華者驟聞而魄

動咀實者徐按而色飛是豈鬱青霞之奇意竄句
敝鞋以為工者哉蓋卿餉予此編寒房夜燭快讀
一過輒為之掩卷而歎東南菰蘆中有如此人乃
不使之鼓吹休明竭其才與饒歌唐雅爭鳴何也
徒令遜跡莊語為此以慢世耶余體羸善病平生
情懷消落殆盡見蓋卿新詞不免欲為迦葉之舞
豈結習難殊亦天籟之鳴自犁然有當于心乎遂
題之以問卿蓋蓋卿逍然而笑曰自非吳兒木心
石腸故應不能已已矣

適

折
听

顧太史又云徐髯仙陳秋碧往者每揮翰聯句輒
一時盛傳之豈所謂析楊黃荇則聽然而笑者耶
頃友人陳蓋卿所聞亦工度曲頗與二公相上下
而窮愁不稱其意氣所著多冒他人姓氏甘為牀
頭捉刀人以死可歎也

青岩路氏曰菘苑之名前起者易為享後繼者難
為尙蓋卿之所以終讓秋碧也秋碧在前而同時
若痴翁若髯仙風流之魁交相鼓借又皆已之豪
富足以揚我之眉折人之氣夫是以價日高于天

下蓋卿後出而貧徒欲以其才借豪于人彼其時人又少髯仙痴翁一輩同韻孤吹自鳴欲無窮愁得乎哉吁士生非其辰卽爲消魂蕩魄之詞猶不能動木心石腸之兒而其他可知已是則其可感也

王雯東

王先生雯東號坦窩居南門外臨河一曲今亦不憶爲何地先生爲人方介而清快能詩工行草而矩步自愛不輕與人相過從子某京庠士今亦不

憶其諱字憶與先大人爲筆硯友先大人以慕先生之至也屢托以布言先生乃與一二友來臨衣冠猶人而覺其氣象絕異令人對之肅然也時休甫年十四初見大人令拜休拜先生掖之微笑答半揖蓋其時魯道猶盛長者無禮也先大人之迎之也意欲觀其作字而不敢言先生談笑有頃乃曰試作字何如大人拂箋以進爲書五言詩一幅今不憶標庭柱一聯曰坦萬慮以存誠憇遙情于八遐則令休思味迄于今日者也數日之後先生

忽又臨顧笑曰前字未暢日有短句書以爲笑可乎先大人歡然進箋先生筆若風運頓成數紙兩作字俱休侍立研墨休因進紙尺五求畫先生笑而允之與作松一株松居紙正中挺直不少欹題其傍曰數尺耳有尋丈之勢休寶惜久之後乃不知何時化去休嘗歎世異風懸詩書之壇狂謹俱非今言者輒嗤前正夫亦未見前正何如人也卽若王坦窩先生去休幼年逮見之初今七十年矣而溯洄往日神猶肅肅第此可以心曉難以語人

昔在丁卯曾作生平所見逸老十人贊而坦窩先生居首贊曰憶惟先生肅焉以臨大布古衣神觀清岑揮灑筆墨金石飛森字峯斷嶠松氣千尋以畫以書作古之箴憇遙情句銘我迄今穉歲無知懷若背陰面我于陽自先生音音非爲我我念不禁乃曉人家長者宜

欽

青岩路氏曰休曩侍先人詳古而畧今當問者多失問不止王先生歲今八十一旋且長逝乃猛詢懷何益哉然念動者不能已也姑述其所猶憶坦

窩先生人遂鮮諳其姓名者僅郡志載其半詩今並錄之以留仙音于彷彿詩曰清如浴碧閱人眼蕭若澄秋律已心何事難隨時調入自修音韻一
張琴

吳國賢

吳茂才國賢字一所上元人學行淵雅邃于易嘗四中式皆被乙例得貢不就以為命既不達何故違之乃盡舉生產付三子一老僕自隨讀書城西之吉祥寺授徒四十餘人所得束脩盡以市書貯

大樓中任弟子率意取讀而更以餘錢付主僧以給弟子之不繼膏火者如是八年歲讀五經一過人稱其篤行云

青岩路氏曰學不厭教不倦我尼山夫子不遇之道也一所先生知其意矣進退之心截然莫易矣可易云哉可易云哉

劉仕義

劉廣文仕義字時卿江甯人顧太史曰廣文官桐城著新知錄二十四卷上下古今掎摭臧否具有

依據偶記其二則一日躁心濯舊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為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為躁心者省矣一日察政文子曰察見淵魚不祥班超曰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司馬溫公潛虛曰察窮秋毫物駭而逃長民者宜三復焉

青岩路氏曰此君不負為廣文學者其書定學問有見之書歎此二十四卷書世之莫見也

鄜典

諸生鄜典者前南大京兆鄜公埜之裔也為應天府學諸生齒宿矣訓童子大中橋尹氏夜卧館次羣盜猝至扣主人門門不可啓猝令呼以人曰不可盜迫之以刀生大言曰吾受主人請教若子今乃為若輩呼開門以劫之此豈復有人理耶汝殺則殺吾口不可開也盜不得已掠生衣被而縛之至天明主人門啓乃解其縛人莫不高其義云金陵瑣事云鄜典字瞻霞

口

慇

遯園居士曰生素慇直今段剛正乃爾若此生者
余意學使者宜旌異之以勵頽俗者也
青岩路氏曰沈猶氏之禍若其梓至雖曾夫子處
之亦不過義如鄭典典之剛正義自當然耳然而
難矣宜遯園先生重予之也
忠肅公桎宜章人
永樂辛卯鄉貢士宣德間任南大京兆正統間進
兵部尙書殉難土木又况公鍾靖安人宣德間任
蘇州知府卒蘇州後况二宗之裔多列應天學
者未知以何時籍吾土此所當訪

張正蒙

張隱居正蒙生於明詩文豪也
濟門外之魯灣年九十歲履如飛日行數十里不
倦詩法盛唐能王孟韋柳之趣臨河結廬柴門晝
閉帶索拾穗未嘗俯仰于人詩近萬首顧文莊公
爲序之文莊公又嘗續咏金陵名賢十人太守姚
公汝循州守朱公衣宮諭焦公竑運使張公文暉
太守湯公有光明府沈公天挺太學黃君祖儒焦
君尊生廷評陳公舜仁而殿之以山人張公正蒙

步

帝里明人文集卷三十三
蓋深予之也。其序之云：山人善爲詩，不交顯者，年九十後，噉飯肉甚壯，日猶可遠行，而吟咏不衰。詩曰：柴門傍河開，中有高隱士。漁父刺船過，幽人抱琴至。竹非仲蔚居，霧起公超市。幸偶鬻熊年，忍問墳谿事。

青岩路氏曰：每閱張隱君遺事，輒令我興懷不已。余生平潔修自愛，卽未知與隱居何若，意亦可以相質。至所居則僅隔一城，年亦幾九十，健步健飯，將米定當不讓。居則獨吟，行則獨步，風固久矣。無

來

慚也。若云詩何啻萬首，劣能加倍隱居多矣。所不如者，時無顧太初耳。然嘗自謂詩不逢謝靈運、李白，莫與言詩。一笑書後，以質隱居。

潘之恆

潘太學之恆，歙之巖鎮人也。字景升，初汪公伯玉之舉白榆社也。景升以少雋，樹幟其間，由是遂知名。以名士著入于太學，一再試不遇，棄之。益專精古文詞，縱遊海內，名山大川，晚而倦遊，家益落僑居金陵，終焉。景升才敏詞贍而好學，鬚髯如戟，其

口而好結客能急人難以倜儻自喜當神宗時力
佐安公開黃山聲徹京國一時賢士丈夫幽人韻
士不期雲集座客常滿彝鼎陳前絲竹列後正其
囊澁突冷時也于是遠近莫不口潘景升云者景
升旣志開黃山乃力蒐黃海遺聞立意爲黃帝軒
轅氏外傳凡諸子素問諸書虫尤乘貊連比趙武
靈王諸事咸採無遺蓋山史之變體者

謝茂才陸字少連歛人早棄諸生留心史學意不
然陳氏以三國志改著季漢書歸統于漢成紫陽

朱子之志書成留都巨公名彥釀賀于秦淮河上
命合院名姬侑觴一時文采風流照耀千古稱盛
事焉

青岩路氏曰潘景升一時文豪比諸寓公抑亦金
在衡之流亞耶當非柳陳父輩所可並論也其終
金陵或曰還歛或曰卽家焉有後于此今某其裔
未審不敢書謝少連未聞家此而書成在此吁成
季漢書嘉事以書成而通都釀金大賀尤從所未
聞嘉事此寓公亦快矣哉附識之

方登

方隱者登字嘯門郡城之西古冶城山下林木幽邃地曠風閒家其間者多勝士登高自期許兼慕孫登之爲人故以爲名及字亦愛冶城之勝家于其麓自號曰樵城子工詩吐語多饒韻致而甘隱韋布一生不喜見貴人視世之山人單喜以詩質貴門者風霄壤焉晚以目青並謝親串不甚相接年七十餘而卒樵城子在冶城與杜山狂同時其書畫與山狂並傳稱一時之雋云其所吟

詩半蒼軒稿則高于杜也

青岩路氏曰隱才若嘯門等者世亦無算可落第不喜見貴人而方嘯門傳矣若抱盛才以隱而喜見貴人者且皆可以不傳矣吁迨晨森森槐柳齊列在世內者弗堪而况世外者乎可思也

張振英

張先生振英字元度京庠生也太初顧太史公曰友人張元度爲諸生有聲神解標令颯然人外家四壁而書室內左圖右史焚香掃地秩如也研牀

帝里明代文畧卷二十一
筆格焚楚皆有致窗下雖植花卉杞菊倚而嘯咏
自謂不減古人興發輒復豪舉高歌一飲數十觴
不倦詩多谿剌好林和靖孫太初之爲人每摹而
效之字法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得其道佚後以酒
成疾而卒在日間于隙地種竹數十竿因號苦竹
君蓋以張薦自况也嘗與余唱和見余修禊閣稿
標其佳句賞詠之至今猶感其意余嘗箴君韶年
而詩好作苦語乃未四十而沒豈其兆耶遺墨猶
存而清音靡嗣悲夫

青岩路氏曰苦竹君隙地幾竿不替渭濱青青彌
望花卉杞菊一窻之下金谷主人見之若自愧不
及也詩人之所起卧如是如是第非太初公誰能
寫其人若見者遺墨徒存清音不嗣苦竹君亦與
風烟俱化已矣乃今未四十者不止壽且千年豈
不貴有良友乎哉

吳聲孺

詩人吳君聲孺名曰某者京庠生少以才稱而才
人黃叔遜氏之友也早沒叔遜氏行其詩顧文莊

公爲序之曰吳君聲孺吾鄉少年雋才也生十七而稱詩二十七而死死三年而友人黃叔遜氏篤彥昇之誼爲梓其耽休草行于世授簡不佞命爲敘之不佞三復卒業累歎太息輒深慨詞人之窮也嗟乎以聲孺之才得當楊馬時必且以子虛長揚歆動人主受筆札上林從祀汾陰后土不則如終軍奉奇木白麟之對一動公卿又不則華裾織翠光輝里門若李賀之遇愈湜知名當代而竟偃蹇掩抑卒以天死豈非命哉說者謂聲孺韶年每

多憂生之感詞致慘頽其天折若有先爲地者殆造物所爲不祥乎是則然矣抑聲孺所謂窮而後工詩者也彼其少年盛氣抱才不羈神厲志凌腸肥腦滿自謂富貴逼人功名唾手而時命乃有大謬不然者上之不獲登金馬上玉堂著作明盛之典下之又不得歷明經當辟舉以蜚聲菽苑鴻漸困于燕雀刺促無聊其情良足悲矣是故才有所視而不展則泄之以聲詩情有所苑而不舒則假聲詩以吐其牢騷此離之概試取其詩讀之誰非

傷心酸鼻者豈無自而云然哉方今調鉛握槧之
 儒以占畢雄于時嚶嚶自好者試輒報罷士困厄
 于岷巖甕牖間何可勝數顧今所為深憾于聲孺
 者以彼其才追蹤騷雅不難令天假年當必遠有
 所就乃俛而斂之元草所存寥寥斷簡聲孺之詩
 殆幾于窮而窮耳亡亦耽苦吟而矜愁思鑿元氣
 而仇真宰人固窮而能工詩也即詩真有能窮人
 者歟雖然富貴佚樂草木同腐而文章者不朽之
 盛事也使聲孺非窮其才將他有所寄浸假而稱

詩詎復能專精壹意若是今聲孺所著即未及汜
 濫諸體然詮情傳采俯仰有餘往往令人驚心而
 動魄蓋庶幾不朽之列焉昔衛洗馬早亡人競惜
 之但其遺文寂寂以方聲孺何如也然則聲孺固
 有死而不亡者在詩豈終能窮聲孺哉

青岩路氏曰吳聲孺十七而稱詩二十七而死此
 十年中其詩俯仰有餘往往令人驚心而動魄死
 之後二年而令同鄉黃子叔遜行其詩顧公太初
 歎其詩表之曰聲孺吾鄉少年雋才也嗚呼聲孺

成其爲少年矣快哉足以死矣夫何惜乎哉
青岩路氏曰余未知聲孺何人亦未見其詩何等
謂誦文莊序言而不爲才人泣下者必非人況年
少痛自惜有如聲孺爲更可念者哉聲孺自文莊
公念之而少年死于詩者長生于詩矣雖然非黃
叔遜氏之義焉感有文莊之言嗚呼士憐同病非
叔遜氏才而窮窮而工于詩亦焉知窮于詩者之
才爲不可沒然則士才而窮得同時有才而窮者
與之友卽其一日百年之遇也可易值哉

李佺

李茂才佺字象先京庠生善詩啟禎間士大夫益
以詩爲尙青青子衿肆力于茲可名一時者往往
不闕人而象先亦其雋也著有竹浪齋詩稿顧文
莊公序之曰余聞人之治詩者謂必句字盡擬唐
人而後可以爲詩至其評人之詩或曰工則工矣
非唐詩也非唐猶之乎亡詩也嗟乎詩果若是平
哉夫詩首于風而風噓于世世降而風移風移而
詩變此天籟之所不容已而元籥之所不能闕也

故古無是今則有之矣古何必俯紉于今今何必
 仰摹乎古並峙于寥濶之間耳惡乎同其在人也
 觸境而生情情每以境奪而境卽以情遷彼夫烟
 雲動植愉佚憂悲日代乎吾前欲一有以留之嘗
 見其變化推移而莫可以繫著也吾內感于情而
 外觸于境以其介然不容已者激而爲聲歌當是
 時也急起而追之如兔起鶻落猶恐不及乃不自
 矜其情而尋古人之情不自寫其境而擬古人之
 境舍真取似棄我從人有能赴其所欲言者耶詩

攄杼

傳

果若是乎哉竹浪齋詩草吾友李君象先之所著
 也象先綺歲談經度越流輩室無塵雜居有餘閒
 而性獨好吟遇物揆咏奚囊所貯不可勝載君間
 出其什五以示余余讀之悠然其有會也其取家
 也近不冥搜以爲奇其銓志也真不强傳以爲法
 能使誦之者如洞其心所蘊之情而際其身所涉
 之境視世之專模擬而掩本情節谿逕而奪與象
 殆有夷然不屑者君如是以往得古人微旨形色
 之外而獨出其真境界與三唐作者相證于載之

上將前之持論者欲以法古傲君固知其不以彼
易此也余向者河漢此道久而後稍有悟于霜降
水涸之理妄謂作者必超然獨脫而後可法可傳
而惜才志不及故因讀君詩爲次其兩相合者如
此願終與切磋究之卽世不能亡疑余言而因以
疑君詩請以一丸泥爲君東封函谷矣文莊公後
又云象先雅意標舉所著詩集余嘗爲之序願
極推挽而君心似不肯予言知其志大宇宙也
青岩路氏曰以云詩則文莊公此論盡之矣愚嘗

以爲論詩之道與品隲詩人上下之道終不出斯
意得之斯非硬闢厯下理固確乎不易象先卽志
大宇宙要亦不能出此範圍也其不肯公言者蓋
詩人傲然自標多故意不下于人言往往有然者
耳

孫謀

孫文學謀字燕貽稱詩南國多四方之遊所行詩
草申文定公序之推許甚至顧文莊公間亦敘其
長嘯集畧曰昔有詔于余者曰天下難以盡人之

才易以肆人之氣者莫如詩詩難工而又易多不可于法也夫積才者學養氣者志見謂才之難盡由學涉未宏見謂氣之易肆由志趣之未定耳世焉有學富流覽而才猶困舞詠之間志體純白而氣猶蕩乎雕潤之外者哉余友燕貽孫君之爲詩也於學無所不窺而志疑于神無所誘于萬物故才貫而不雜氣馳而不軼自五七言古以及近體絕句無弗工自漢魏六朝以及三唐無弗擬進而視其才裕如也其學充如也其氣醇如也其法森

如也握照乘之盈囊使異雞而反走既出人間未有之奇又入人間共由之法古稱作者意在斯乎昔君家馮翊振高麗之采廷尉善恬淡之詞君體被文質殆似兼之乃取義命篇獨遐企于蘇門之隱將毋謂道然鸞鳳之音非淹迹區內所能辨趨乎求所爲高視物外者哉夫蘇門先生之語稽子也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燕貽

而誠有進于是也是羣才之總而純氣之守也吾不能定其詩之所至矣

青岩路氏曰長嘯集未見據序則燕詒先生詩必長于才氣者養才以學養氣以志文莊公譽之也至而引之也微矣諒哉先正之于友也

公又跋孫燕詒手書華嚴經後云予友燕詒予君夙擅三長精研八法悟圓乘之妙果植曠劫之勝因取華嚴八十一卷樞戶書之運鸞迴鷹峙之筆鋒摹海藏龍宮之心印所謂矜一毛端現寶王刹

具百

因筆墨而作佛事者君真其人矣君此經在我法中當爲墨寶在佛法中當爲法寶豈意香水海中華藏世界帝網重重攝入無礙欲具說之凡千萬劫敷演不盡燕詒直從指尖拈出放大光明照徹三千大千世界也衰病之餘何幸見此奇特因泚筆識之

青岩路氏曰觀此識文莊公推燕詒之字更至矣燕詒孫君長詩學更長字學抑亦實學取重當世而非空作四方之遊者乎

陳元世廟諱

陳山人元世廟諱字叔嗣江甯人性溫雅行止如孤雲野鶴見人有驚異狀久之坐談清味洽人繹繹如也家貧庭中種菡豆豆花盛開坐起其中烹茗焚香孤吟不輟即以豆花名其齋著有霞舉集荳花園草

青岩路氏曰豆花齋主人我自孤吟何關人事其見人驚異非其懷也其驚異宜也噫世之好事往往欲分貧士之清味而徒然口涎莫分其味之一二何益哉而驚吟者不已也或曰猶涎是味古風也今亡矣夫

柳應芳

柳山人應芳字陳父海門人僑寓金陵已而家焉居于杏花村爲人和易美鬚髯修容止衡門兩板而非力不食也所與往還惟曹能始佺林古度茂之三四人他無所詣喜作詩而不輕出語每行街市低頭沉吟悠悠忽忽觸人肩面不自覺也嘗語人作一津詩必冥魂數十番方爲意愜其矜慎如

律

帝里明仁人文集卷之十一
此無子一女適程生慎先于歸之日一無所具但以所刻詩板爲奩備時人憚然傳之謂愈于昔人繫羊牽犬也

青岩路氏曰此山人有痴氣無惡氣余以爲存山人之巧而惡氣者不若存其拙而痴氣者則如柳陳父猶爲可書也

房宏中

房秀才宏中字子潤一字筍湄京兆生也善古文詩詞貌頎哲而癯嗜酒能書好遊嘗過洞庭有題

岳陽樓詩尋桃花源記崇禎丁丑遺詩六章棄親子飄然長往後有清涼寺僧西存于匡山見之云我將往我媚不知所終李虛雲虛舟二先生嘗賦詩招之

青岩路氏曰前丁丑余年十五曉讀書畧解人生聚散之意于時侍先君子側聞客談房先生去者多歎之余亦嘗默默歎憶先君子訪其詩未得今猶記焉

孫石

孫文學石字介臣京兆諸生也以宿學有盛名其
 居嘗砥礪廉隅言笑不苟時人擬之百尺孤松晚
 年更減緣息慮以求性學之旨重其養者謂及見
 先民典型云先生長于詩其詠苦瓜云世情皆取
 悅爾意獨何殊又答唐宜之先生詩曰落落往來
 無一物勞勞桑海有多層蕭條瓶鉢閒拋盡大地
 山河一野僧可以見先生之風概已

青岩路氏曰啟禎之季舊京士君子尙不少先民
 典則其初也咸英英志扶當世而其究也淹淹兩

途而盡其耿介者一飴于佛而靡氣其通脫者一
 沈于酒而亡神如是已矣世運乎可歎哉書介臣
 先生傳不勝爲之追感而慨焉有及

馬上圖

馬先生上圖字文先江甯人少孤而貧孑然自異
 讀書獨求聖賢要旨謂菟文末也持身以礪行爲
 先立品以安貧爲驗養孀母撫諸弟姪一資筆耕
 盡其歡而耻以干人夙通淨業非道不交客至不
 蔽風雨僅僅庀席爲斗室龕燈却掃高朋匡坐蕭

然野僧也而集生余大中丞獨喜其踽踽涼涼延以教子諸子貴介侈聰辯公收以夏楚不少徇大中丞益敬禮之執友之女弟貌陋而跛年及四十媒灼不一顧公獨娶之爲母尸饗時之高衲崧雪古航二人者清修梵行不輕接見一人獨與公往還無間鄉黨自好者聞文先風濯濯爭自愛一時士習相觀而善焉沒後人益思之碧幢山隱劉子曰予四十年前見都人士尙有古風高者志于道中才以下亦閉門讀書不預外事大槩廉隅整飭

不以阨窮失所守雖閒談跬步之間亦有忌憚識羞耻其人往往有一絲繫屬人意處

青岩路氏曰未獲見上圖先生憶年十四五家近中丞第父執起渭徐君中丞猶子每過中丞晤上圖先先輒過談其風範休未嘗不竦聽之僅錄此一絲繫屬人意者

鄧燿

鄧彰甫名燿工小楷顧文莊公贈之以序曰友人鄧君彰甫以善書著名一時而尤工小楷方寸之

楮作千百字結構波折不失毫釐八法俱全千行
若一一時含毫瀟墨之士微而眊之驚伏贊歎以
爲古今未有之奇以詩賦揚挖之者不可勝數余
嘗謂古人論書法者衆矣庾肩吾謝赫之流品藻
臨池之技無所不有而未及細書如彰甫所
爲者豈非視虱如車輪不能爲紀昌則棘端之猴
運斤固不易耶晉宋納后禮后家上皇帝書稱糞
土臣字用螭脚書此則可謂細矣令狐綯有鐵筭
徑不及寸長四寸內一小卷日中視之九經並足

其紙卽蠟蒲團其文精妙莫述此則彷彿彰甫之
所爲然不言出何人筆彰甫獨以此擅當時而稱
後世信可以爲千古以來臨池中一人而已與韋
仲將大則徑丈者並雄于世夫誰得以小大槩之
而第猥云目足以察秋毫之末已哉瞿曇氏有言
于一毛端現寶王刹一微塵裏轉大法輪夫小于
大而能爲大者小而有大于大者也大于小而能
爲小者大而有小于小者也人皆謂語小吾獨謂
彰甫語大也

青岩路氏曰或云彰甫他郡人以字游居江南夫楚才而晉用之抑亦晉才也泛納此絕世之技以作三山二水之中一時奇賞不亦可乎而太初先生諸與人文多著其地于本郡士則概云吾友茲云吾友不地疑本郡人也

鄒典

鄒山人典字滿字家本吳郡客遊金陵遂定居焉貧苦而其爲人有志節士君子予之山人嘗以除夕視餅粟餘升許復覓楫拙數枝爲一親一日費

凌晨出郭外登雨花臺高歌竟日逮暮而返居平喜有佳客客至脫冠自汲以供茗椀所居東園水濱友人胡念約者爲構小樓山人自署青谿一曲賦白日掩荆扇以見志屬而和者不約以同乃數百人山人喜讀禹貢考工離騷南華諸書夜坐燒雙燭子女環侍各習其業恆至夜分以善給其身事不至千人有子曰喆後亦能逮其風云

青岩路氏曰金陵畫品鄒滿字典蕭疎秀爽足高人之致余先君子蓋亦重之嘗見取其單條或便

帝皇明代人文卷之三十三
面余未見滿字之人固見其字畫多矣夫金陵四方遊士之壘斷也至者苦納交于統綺不即混跡市曹谿壑滿而輒去幾知結音風雅之壇而忘返者乎若滿字者抑亦良可錄云

紫白君傳汝舟小鄒白日掩荆扉詩曰瀟然自掃竹窻間客到無門有鹿眠樹下綠雲常作席石邊紅蘚得搜泉衣冠畏俗還逃影筆墨隨機已入禪山鳥一聲人意懶夢從書枕學遊仙

青岩路氏曰偶閱紫白君集見此詩錄以附傳憶當日先君子暨廖傅生徐起渭紀竺翁諸先生並有詩惜無存稿此佳事佳題定多佳詩當與存之者也俟考

鄒鵬

鄒山人鵬字遠之號筠居金陵瑣事云遠之工寫山水家貧資畫以養母一日兩青衣踵門自陳曰主人商蕪湖特請畫卷軸幃屏先奉白金五兩權辦薪米安家遠之持以問母母喜曰汝速去是汝運通時也遂別母同二人登舟行三日遠之忽疑

曰我聞蕪湖風便半日可到那得有三日程乎兩
人曰實不敢誑吾主人家在鄱湖恐以路遠不行
故云蕪湖耳遠之業已在路無可若何隨之行至
湖上又陸行多里到其所居主人相見禮意殷勤
飲食豐潔令四僮相伴小室中作畫數日後偶閒
步窺其廳事則見主人朱袍金冠方收諸豪客貨
物乃知爲綠林長也因速完其畫以情告歸主人
曰汝貧曰留此亦不惡遠之對以家有老母欲歸
慰倚問之望遂厚贈之遣人送之上新河遠之歸

問人

家對母言之痛哭後無事祇閉門凡有求畫者必
熟其聲音方與之相見也

又休甯汪海雲者山水人物出入于戴文進吳次
翁曾來南京悞附賊舟值祭紅約夜劫某太守舟
欲汪備數汪不逆其意因用智畫陳善畫開廂取
扇以示無物人各畫一扇贈之及飲酒用鼻吸引
又作戲事以娛勸之賊首不覺沉醉遂悞其事次
日因捨舟就陸而行常自負作畫不用朽飲酒不
用口云

自

青岩路氏曰以汪海雲之滑稽用智卽久于江湖亦足以自全矣然不若鄒遠之之慎後爲得也要二事皆無足錄余謹錄之以告世之士大夫行止稍不檢或便至誤上賊船不可不知也

廖說

廖先生說亦曰孔說字傅生江甯人博學強記輕儻自喜漉囊策蹇日遊谿山之間海昌許同生棄官隱華陽招之偕隱常棲止祈澤龍泉之勝晚年持律修淨上以終老卒復人或見之茅山栢枝左

土後

右相傳以爲尸解云

青岩路氏曰先生性耽山澤意喜吟詩其爲詩也直質寫懷清空寫境而不欲以追琢言工余幼年聞其居古飲虹橋北之廖府巷與先伯父何岐公居相次平生詩奕之歡交相愜也輩視先君先叔畧前蹤蹤不密而常以詩通憶昔壁間牋致扇上題貽往往多是而今念前哲遺音如金如玉不可思矣祇同先君次蘇雪韻梓本猶存珍而錄之以存逸響先生和凡八首詩曰倦羽投林若暝鴉空

迹

山
山大士演三車地逢濟濟冥心侶天雨紛紛悅意
花喜似玉人初獲寶歡如窮子乍還家清涼滅盡
紅塵境結制低頭事木义霰集陽林朔氣織上師
敷座說楞嚴第令山鹿能啣供何必天厨自送鹽
萬點寒光生紺宇一方白玉可雕簷消歸變滅須
臾事坐看孤蓬復振尖連雲累靄掩暘鴉遠勢高
凌戾斗車叠叠雲敷冬盡葉垂垂雨布極寒花舞
殘素羽霓裳隊鑿破元冥混沌家夜半風聲失岩
樹天明都化白龍义北風吹片落纖纖積晦連陰

氣益嚴白石補天猶隕屑銀河煮日也生鹽溟濛
四野初無路飄瞥千門漸壓簷古院龕龕香火煖
夜深還沒曲欄尖萬松護翠尙藏鴉忽捲濤音到
海車天上雲英剛落藥人間無樹敢開花丹光噴
薄軒皇鼎銀液淋漓漢帝家冰合瓊瑤搖殿角差
池玉燕尾雙义禪室光明絕點纖垂珠交網作莊
嚴銷沉今古三更冷收攝江山一粒鹽斜舞迴風
穿小隙頻驅密陣度長簷遙看十里松門路行列
團團素塔尖枯木堂空不見鴉長途無意問歸車

迎眸洗出身前業滿掬揮來鬢上花未放寒梅閒
 作伴深埋古洞久迷家惟餘合十聞經後袖手逢
 人懶再爇臘盡春回已露纖莫教貧士暫愁嚴快
 觀祇擬飛花絮諦譯誰知雨米鹽敗葉茶鏹消永
 夜地爐破衲寄僧簷高低遠近平如掌剝盡人心
 嶮巖尖是詩也雖賦雪而先生年高入道之况亦
 畧可識矣先生自註時寓靈谷講堂作是詩故詩
 其所處之境蓋先生晚年寄高踪于世外一惟游
 咏以自適凡遠近之名山勝地古壑幽林跡無不

蹤詠

至至則有詩其在廬山詩云一夜雷聲在山下始
 知身出萬重雲余以為此即先生之尸解夫先生
 之尸解豈在卒後見茅山柏枝之左右哉

張風

張茂才風字大風上元人家貧惟容膝地每天雨
 湫隘踣卧書案上常累日嚴冬冰雪與鄰舍生談
 嘗裸脛立或移漏刻妻亡不再娶每寄居友人家
 少時為諸生甲申之後遠焚帖括衣短後衣佩蒯
 緱走北都出盧龍上谷覽昌平天壽諸山宿善畫

至是乃益工公卿爭拂席相迎大風時揮灑應之
有中貴子招飲邀館幕中大風起立瞪目不答酒
罷引去一日興盡即治裝衣舊衣騎驢而歸抵故
鄉多寓僧寮道院不一省其家所為詩詞皆秀警
可誦與人處渾渾不露圭角要胸中有故常泊然
世外也畫自登逸品畫尾署真香佛空四字或稱
昇州道士疾作自題墓石小像諭其子廢書勿讀
宜農圃以世其家云

青岩路氏曰大風先生風流駘蕩而意氣英絕此

青青子衿中余所心折服之者也雖易鼎以後多
年乃没乃先生之没早矣先生即至今未没亦可
矣此人固不得以身之存没云之者

唐時

唐長史時字宜之其先浙人卜居石城覺岸劉先
生思敬為之傳曰宜之先生資稟高潔飄舉世味
之外自楚藩長史棄官歸臨潭築室每于風清月
皎魚龍夜嘯梵唄相答翛然自得也終其身無疾
言遽色興至則行書數幅高吟遠眺嘗作蓮花世

帝皇明代人文卷三十三
詩
界書以寄懷堯市溪頭纜古舟收綸罷釣碧雲流
孤猿學定前山夕白藕花開峯頂秋寒涕不收衣
下事眉毛撕結一匡牀三更掣斷烟霞鎖翠萼芙
蓉噴古香虞台黃氏稱其清狂絕人孤高無偶然
處世疎寒而不傷于刻怒異父馬氏則曰宜之有
用之才也二君皆深知宜之者敬與之游則又竿
頭更進全歸平淡之時矣彼其病鶴哀猿雲崖獨
嘯固其意有所專嚮耳天斬其後蛤繼莽蜂則殊
增人慨歎當日宜之先生臨潭之所卜築其右則

何太僕龍德講院左則丁明府著書之鷗園對水
相望則余中丞放生書院露臺層閣移花倒影蓮
舫如辨魚泳不驚洵城西一勝地士君子之所依
歸也今不但數易居停寄非其人且鞠爲茂草矣
盛美不常夫奚怪焉然亦吾鄉士君子隱緣盛衰
之所斷爲足感云

青岩路氏曰宜之先生非吾郡人自其卜築我古
烏龍潭上以讀書寫年爲學道一時學皆心善之
歸之若風之靡草于是何太僕龍德講院丁明府

字者

著書鷗園余中丞放生書院之潭上一讓而爲宜之唐先生讀書寫字以學道之潭上我潭上遂收先生爲潭邊從來未有之一人數十年間其風茂矣遠矣異時天下士味先生之詩玩先生之文察先生之字而喟然想見其所讀書之處將誰勿神馳于古石頭城下之潭上哉噫先生天分入道而重罹世難冥懷死生置身蓮花世界亦姑以此潭上示解脫云爾然而何太僕之龍德講院丁明府之著書鷗園余中丞之放生書院風流旣遠而猶

延有餘不盡之意俾此水活山靈之處尙留學者之依歸多年者則宜之唐先生之爲也茂哉可思也

青岩路氏曰金陵學者依歸之地六季之盛多推雞鳴埭草堂鍾阜之間一自建京茲爲禁宇畱京三百年才賢意之所萃大約在中區則秦淮之西東清溪之南北或近水空明之地或近林幽邃之方在寺刹則城內之清涼郊外之天界碧峯諸勝在名山則棲霞天闕祈澤天印諸靈往往講業者

候茂

相因求道者相倚可以通可以隱故帷燈相接不待選麗澤之歡几杖適攢無用費求聲之力隨意皆是觸境斯宜最後士大夫之懷胥珍潭上蓋此地山水清真幽曠皆有更經智者開闢益多高人萃止詠歌之所達風日之所交視之不翅等蓬萊之下院蓋舊京文人才士與夫退處學道者至此亭山水之弗暢誦讀之情盡矣著以加之矣理窮而變固其候矣而宜之唐先生適爲潭上最後之一人故以之獲麟焉噫必易者地也不易者人也誰易誰不易千秋之感將焉在乎哉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二十一終

帝里明代人文畧附後一卷總目

白澤山樵汪隱君傳

金陵名賢百一詠

金陵詩品識

金陵字畫品識

留京僻姓紀

建康風尚論

金陵垣局論

贈言一篇

識後序并詩

帝里明代人文畧附後一卷

鰲曉亭

青岩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白澤山樵汪隱君傳

隱君汪氏諱曰穰字道鄰休邑望宗而世居江會
為江甯人太翁有孚公古之深厚重義有道君子
也起家得五丈夫子皆才伯子梓仲子棟早世孟
子鄉進士概自少學行推輦方國季子太學檀度

胎素清靜而識量高朗大器須時隱君亦遊大學
抗孟季間初年慧質英思喜讀書重志節廣交遊
意氣激揚而天懷迥異恆多逸趣每聞前賢高蹈
之事邁俗之情輒邈焉神往若與之並起而冲霄
然者自是博涉古今肆其閱覽更尋勝名山大澤
奧域幽區所至訪前賢遺跡以益寄其所覬想出
郭而南百里而近有白澤之山者東南山水之所
聚會石嶂交騰琪林競茂而平疇映帶遠近奇曠
俱收農隱咸合良稱昔人遐栖之所隱君樂之中

年以後爰卜築焉而春秋尙往以釣以弋于是遂
自署曰白澤山樵云山樵嘗曰異日婚嫁俱畢爲
今向平者歌于斯詠于斯以卧遊五嶽不亦可乎
亦何煩夫青鞋布襪爲一時識者咸予其達焉山
樵之詩氣味悠然津津唐賢之室其在邑世居與
古鳳凰泉近前賢若陳橫厓姚秋澗顧清甫諸達
人相傳所居皆去此不遠山樵家居恆歎慕其遺
風家有高樓曰絳雪樓樓面怪石之臺臺端古文
榴甚巨每花時飛朱英若飛雪山樵昆友並讀書

其中自初服至于老暇或花清月美雨靜雲高蓋
未嘗不良朋滿座風人夜深羽觴飛詠燈樹燭花
一若橫厓秋澗清甫諸君之所爲暢達也其兄弟
雍容壘篋奏叶百年如舊無間門庭且共奉其太
母至近百齡逮終萬年之禮兄弟相看皆當白首
而在原之歡猶韶齡也其孝友天樂之長世蓋鮮
及者山樵晚年益喜山澤遊其遊也漫草烟荆遺
碑斷勒有一人一字可尋者未嘗不力尋而識之
非遊也遊卽其尙論古人之念也至其讀書尙論

則于故里前賢獨見特懷嘗言古云友天下善士
夫吾鄉善士非卽天下之善士乎此其性情風采
固有百倍天下人者此而不知所論抑何論天下
爲也故其平日求書惟求我故京遺文爲力大冊
小冊以至廢柬殘編字畫金石時時日擊心存得
卽珍而什襲之由是縹緗日富嘉侶每集卽出而
歡笑共衡以爲欣快醪醑終晨夕及其病也猶不
倦一若此懷真有所不容已焉者君子曰吾故京
古風雅林之大觀也舍是觀天下無觀矣白澤山

樵起三百年後與其前賢風味亦既鮮親之日而
欲舉三百年中賢者之風全與親諸几席此其中
懷之遠何等者乎固與偶爾一邱自放姑自閒于
漁弋以稱山樵者霄壤別矣

青岩路氏曰白澤山樵俊邁之士也以獅子性化
而爲佛倚南牕以寄傲元亮無傲傲固自信矣故
其取古人也于故鄉所欣慕言之輒神往若不容
已已者八人史痴翁姚秋澗顧清甫徐髯仙陳橫
厓盛雲浦胡彭舉葛雲蒸此外達者則南坦劉司

空南原王太僕東橋顧司寇石亭陳侍講爲當其
意觀其所以取則古人斯其所自則者可知山樵
嘗手輯此十二賢遺事以備朝夕泳溯間出授余
裁訂因極言一化耆舊此時實當會而爲一表章
聞見俾畧有條貫可徵于後更不可遲以至湮盡
遂發所藏書敦余輯錄顧余疎鈍數歲三易稿丙
戌冬編乃畧定而山樵乙夏早赴修文書成歎不
能復相是正悲之因立白樵山樵傳附編後豈敢
云可傳山樵一二或者長不遠前賢之後亦隱君

之所素樂云爾

青岩路氏曰隱君夙健談晚年忽病中氣弱默默不能言顧其所欲言之胸中事不能忘也乙酉二月十八日病深矣余往省君聞余之得倪清溪集也喜甚絲微之聲猶留論疑疑因謂子言赤松山農金元玉郡志以爲金冕孫舛甚元玉差前于冕且非一族元玉族清溪集所載爲確又曰倪清溪家有一高人灑然富貴外者猶王可大家之有可立當錄也請其名不能言久之微云異日是日余

歸歎之以詩感之曰庭樹春還是主人病奈何古今口竟懶人物腹方多聞得清溪稿默爲白下歌如斯興味士二豎任真磨此晤之後余竟不復晤君矣夏四月君卒十九日往弔更哭之以詩曰終日云先輩君今先輩人東江古逸者南國夜臺身徐謝靈當晤劉陳交且甄莫愁無快友結想定成因吁士君子樂云先正固不乏人未有如君向往之懷死生以之如是其誠者爰並誌之以貽其嗣君彥昭彥昭茂才諱曰焯克孝克文如古所謂能

讀父書者也

顧文莊公金陵名賢詠六十八人

序曰金陵故人文崑鄧也垂芬縹簡後先相望
余曩從外父太守王公游嘗聞其稱諸先賢也
私心願執鞭已復質耳目所睹記者間抒短詠
以志向往竊比國寶訢慕之遺

中行先生陳公遇

金陵布衣高皇帝首下弓旌之招嘗稱曰陳遇
吾之子房

鍾山孕靈氣鬱此縣黎姿沉冥邁軸間翺翔爲帝

師大隱寄籬門英英標紫芝天網頓八紘鴻飛安
可知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丁公璿

雅有局量犯而不校人曰丁仲衡汪汪千頃波
中丞敬禮流落落亦穆穆亂繩解潢池飛旂鎮南
服賜環既匪榮罵座亦匪惡退食何逶迤流覽無
滯日

進士陶公元素

幼有箕穎之志舉進士棄官奉母以誦讀終天

年

希文好棲託雲松自綢繆版輿中所私纓冕非我
逮矢以禽尙親甯問許史遊閱覽窮百國長嘯揖
九流

湖廣布政使盧公雍

武選郎爲大司馬白圭王竑所器父喪棄官廬
墓芝生于側詔旌其門

盧公薇省彥有懷自天性蕭瑟白楊風淒涼蓼莪
詠蔓蔓五靈華元精叶神鏡旅松有遺謀千秋一

相映

南安知府金公潤

土木變公卿泣于廷潤謂大司馬大丈夫臨危授命正在今日豈徒自經溝瀆衆收淚謝之

伯玉頗牧才運籌帷帳內灑淚憂神洲金輿却還載出乘玉麟符於菟戢其喙歸來洛社遊邈矣耆英輩

南京禮部尙書童公軒

黃門獻納日月天府游登八座而疏飲泊如也

尙書肅英盼切雲冠華貂補袞伏青蒲未央何遼
遼元斗酌喉舌蒼龍飛絳霄朝典固潛憶德音良
不忉

處士賀公確

少工占畢一不售浩然長往以菊爲友

處士據朗照窺天瑩玻璃翠虬撒浮雲無心舞泮
蹄籬菊有佳色南山秋以淒何哉秘書監白首猶
栖栖

翰林院侍讀學士張文僖公益

步武黃閣土木之難人悲其厄憐其忠

學士挾天藻雖叶穌莖韶帝車偃髯頭三台忽招
搖龍戰中遯野英魂逝安招芒哉過土木日久悲
風飄

南京禮部尙書倪文僖公謙

中厯嶮巖津要晚未章厥施然文章之美蓋代
文僖秉修度日如巖下電文府麗圭璋允矣金閨
彥楚蘭中忽摧趙璧終然薦毛羽鳳凰池亮隲故
非羨

隱君金公琮

有文苑名字法趙松雪晚出入張外史予嘗見
其合作近撮二子之標

琮也豐年玉黃流寫嘉鬯誰哉職方歎龍煤色彫
喪長嘯往彌深疏節跡匪亢老筆挺戈矛森然赤
松嶂

都察院副都御史陳公鎬

所在有政績嘗纂金陵人物志上下千載東南
禮樂盡在是矣

陳公世龍門人倫庀鐘呂崑山握其珍光洞沉犀
渚汝南傳耆舊華陽志士女禮樂東南間千秋在
斯舉

少保吏部尙書倪文毅公岳

禱渾源之神而生名德文章彪炳一代方文僖
幾擅出藍之譽

少保自嶽降顧盼如有神斤語折華囂思皇爲國
植穆穆秉天秩翼翼甄人倫撲滿垂令言之子往
不轅

都給事中魯公昂

以言左遷拂衣歸言時事輒髮上衝冠

魯公磊砢流美風蓋人上諤諤執戟間瑱環世交
喪長離振高倡謠詠三閭放慷慨幸平生撫几一
怙悵

廣西按察僉事邵公清

御史忤閹瑾歸依外家居督學使林有孚往看
之語移時家貧遂無茗椀林歎息而去

懿彼介石士屢躋氣彌仲桓桓白馬生峻節凌高

伸

宜廟

旌車貴岩穴一往辭昌辰於邪謝所愧蕭然看

甌塵

戶部尙書吳公文度

寬大長者視諸羣從如子也與人交不以貴賤
易態至今稱之

延陵起葭墻天倪抱其冲翱翔近北斗穆穆如清
風朱紱在其身蕭然明素衷韋布展宿好蓋衆誰
自雄

太子少保戶部尙書周襄敏公金

爽朗高大有經制才爲給事中劾都督馬昂進
女弟直聲震天下

少保負英概清冰符樂令指顧嚴干城長思播天
鏡狷狷虎豹關羣慝倏以正樹羽紛若林祈連職
誰競

贈尙寶司卿何公遵

死諫貽書陳太史以母老爲託王吏部亦同難
踰年死人稱王何

天子御八駿駸駸江漢邊孰是櫻逆鱗身與言俱

捐利器誰可假神魚脫于淵南征駕猶復身毀志
已全

吏部郎中王公鑾

孤標如野鶴之在雞羣峻節如霜臺籠日肅肅
其有遠志

吏部器晚成叟如松下風策身要路津孤尙鮮所
同昌言叫閭闔折檻一何雄捐軀信余志攀髯入
雲中

刑部尙書顧公璘

高視緩步負天下重望遇時貴人或傲然不屑
意終困巷伯之遇而文章概諸金陵前無古人
司寇邦典刑彪然若風虎牛耳狎齊盟長轂轆千
古高揖丞相座則莫予敢侮魚魚北海尊落落東
山墅

行太僕卿陳公沂

有德有言人倫標表書翰皆入能品晚與顧司
寇浮游詩卽席挾賦文采照人

陳公鳳池客艾髮青雲姿桂樹大山阿窅窅千雲

帝皇明仁人
枝一失貴人意原簪終不思殺青二三册于秋良
在茲

太僕少卿王公韋

風稜屹如詩婉變有才情子逢元藻性濫發工
書畫而不羈蓬蒿滿門不以介意

太僕庇天性白華振遙什詎以纓緹榮易彼厠膾
給羊腸車所戒雞骨牀以集傷哉蓼莪詩孤意竟
安卽

中允景公暘

常語人曰文取達意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
跡尺寸之何以達吾意時賞其言

伯時宏人度蕩蕩涵九有芬芳握蘭椒從橫採科
斗版與奉親慈雙盲忽以剖雅志多所睽純德庶
不朽

工部尙書劉公麟

以尙書歸布衣芒履踽踽行里中遇豪宦故人
所心易之已知爲劉尙書汗下

咄咄郡國守何物中常侍一錢故匪持千金逝安

帝里明仁川文署
二
覬鵠鷓朝殿鳴譴書夕已至終然曳履趨羨彼神樓字

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琮

平生常祿外非其義一介不取公退閉門危坐門無雜賓

文僖祀國殤繩武唯大夫汎跡戒其同高賢信愉愉雀羅門外設豸冠府中趨懸車謝明主何哉賢二疏

延平太守金公賢

生平重惇睦賙卹與王太僕交同之白首太僕嘗有所貸卒卽取券焚之

給事開美度七尺鬚眉蒼燒詞折梁獄避勢守淮陽五馬亦倦遊秋風歸故鄉雅志希獲麟遺編涕浪浪

徵君謝公承舉

八歲能詩長博綜羣籍善談論四座盡傾同時任德亦知名人稱江東任謝

皇精鬱豐芭兔苴隱奇士高詠紫塞篇卯角衆皆

帝里明代人文集 卷之十一 九
靡少文誠卧遊井丹非弔詭斗酒發曼聲千金莫
予視

徵君徐公霖

武皇南狩常召見之兩幸其快園授錦衣鎮撫
賜飛魚服狎之與上同卧起

徵君歷落人修髯如戟張跼踖諸儒中跌宕天子
傍狂揮金薤書一一如琳琅遺編與名跡寂寞令
人傷

按察副使顧公瓌

陳元舉嘗曰顧英玉嗜酒類狂閉關則狷又曰
英玉雀網彌戶鼠跡印牀

觀察意多忤厭與人周旋傲骨未可絀羣口飛刺
天拂衣歸故廬曲突塵無烟凝塵時滿席空歌酒
隱篇

太子少保戶部尙書梁端肅公材

狷潔之性途暮逾貞爲尙書宅夏歸始有居室
薨未久而家人赤貧

梁公社稷臣竦峙磐石姿自失貴生意獨緣明主

知一塵蔽風雨百指常苦飢故劍行已求師師垂
素絲

江西按察副使李公重

公清節自苦解任後數年忽睹家人屋中牀間
爲官物亟督其人昇歸舊任

江左峻月且羔羊古遺直巖巖李大夫惟民標浚
則東壁挂胡牀歸來案無食精舍引諸生鐘球照
顏色

徵君史公忠

性豪俠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遇所善留
連竟日醉則按歌音吐清亮旁若無人

痴翁真玩世紉謳觀怛化樓上白雲棲金波以詩
瀉槃礴引呼盧雲藍寫掘柘孤鳳摩赤霄飛鳶欲
誰嚇

居士顧公源

豪俊不羣詩書畫天趣迥絕晚節深達禪理臨
終端坐而瞑室中聞蓮花三日香

吾宗性標令皚若峩媚雪搖筆走烟雲曠世以三

冷
絕何肉與周妻蓮花在其舌遺編玉露繁冷然令
心折

陝西左叅議陳公鳳

許太常目陳元舉巖巖有胸中氣然覲覽甚富
藻思絕倫可與昔賢爭衡

元舉不耦世世固鮮所耦傲睨圭組間咄嗟牛馬
走欣慕挹退躅曠然敦尙友狄志沉塞門清華蕩
文藪

隱君許公陞

不事生產與顧司寇王太僕爲布衣交足跡歷
名勝所作蕭散有林下風

彥明高陽侶曠度一何朗勝具耽遠遊石流發哀
響身置邱壑中卧遊羲皇上英嗣挾國華太邱道
彌廣

太子太保兵部尙書王襄敏公以旂

望傾朝野爲三鎮得華裔心而居鄉爲長厚君
子郊處朴隘終老舊宅

少保國重臣玉鉉陳東序攬轡憲豺狼秉樞扞牧

圍循墻肅三命偃僂協唐許元蕤扈朱蹕將將振
靈緒

孝廉金公大車弟大輿

太守賢子兄弟以詩名然伯氏故當白眉

二難並殊絕衆許雙南金弓箕闡素業阿閣鳳皇
吟人籟叶填篋伯氏振其音高義驅古人惜哉終
陸沉

翰林侍講邢公一鳳編修胡公汝嘉

邢工篆胡工草又好古書畫玩具有識鑒二公

文雅風流相似仕齟齬亦孟季之間

邢侯頥而長胡公壯而偉步武入鳳池後先下龍
尾人材總瑤琨宦蹟並萋菲文采何翩翩君子終
有斐

奉新令陳公芹

雅志泉石嘗一爲令旋歸而隱善寫竹詩字奕
奕奄有江左風流

陳公江海客晚號神仙宰華髮臥天台盪胸弄雪
海紱冕非所志紫芝行可采寒梢寫鶯谿孤興固

有在

瓊州太守王公可大

公本名家子負才氣高自標置揮毫投簡燦若霞鮮衣芬潔有荀令之風

太原亢宗彥傀俄如玉山垂老珠崖行載石萬里還閉戶著書成墨池走潺湲雙佩聲嗒嗒飄搖天地間

太常寺少卿許公穀

舉會試第一人中年掛冠風流照耀江左生平

無疾言厲色人稱長者

奉常秉淑姿駕鴻致身早水鏡人所歸慈和以爲寶縣車方盛年文酒用娛老熙然登春臺天壤誰醜好

陝西苑馬卿盧公璧

刻意尙行宦游歸田宅無所增置好梳有東籬品彙編

范陽挺孤秀嶮崎違所如飛遯天不畸四壁空圖書秋菊食落英玉露被前除鹿門有載酒鼠壤無

餘蔬

禮部侍郎殷公邁

什三在朝什七在野雅耽禪悅人固推引之而不以圭組挂懷

淵源蒼生望因緣宰官身乾慧潤法流舍筏涉其津揮塵自名通栖遲支許倫遺榮道所貴寥寥辨斯人

李部主事李公逢暘

方正有道南國之紀焦太史嘗目楊太學李祠

部皆金相玉質彬彬君子也

章相賁人靈蘭澹謝所染夜告矢勿欺夙興戒無忝恫恫燭希微孜孜厲風檢吾將陳四科俎豆諒非玷

太學生楊公希淳

遊楚黃耿先生之門超悟解脫顏思之流

末學互苓奮颺輪爭舛馳太學探元珠一往超其師常無以觀妙困恬以養知貞期凋元化夕死可在斯

耐醇

吏部主事黃公甲

挂冠盛年文酒自娛好嫚罵人多避之常自負
爲文谿刻不減一陵

汝南抱書洛靈威挾其副萬古一盪胸時獨引醇
醜宇宙有畸人唾涕走耆舊蘭摧芬有餘蕭艾非
所嗅

太學生盛公時泰

跌宕不羈倚馬萬言好賓客戶外之屨常滿畫
竹石枯木蒼然映人

盛覽牂荆彥龍章信悠忽曼衍以窮年瀟灑送日
月筆削三峽流理窟何勃率玉樹埋土中朱華一
朝歇

江西按察僉事阮公屋

簡亢有聲歸隱日杜門自重郡鄉飲以其出也
爲邦家之光

觀察狷者流嶒嶂豨韋波胡然事脂韋一官自婆
娑青青山上松增冰鬱嵯峨至貴國爵并所得孰
與多

邵武太守鄭公宣化

故武選郎以事侮權相及其黨一麾出守卒于郡民思其德爲祠春秋祀之

斷斷畫省郎沉沉府中居一麾丞相版三唾侍郎書啜醢識微洞存雄道靡疎偃蹇良所好彼已難相於

刑部侍郎吳公自新

飲人以和見者以爲親已海內名流共相推轂卒之日不勝殄瘁之哀

延陵何朗朗太清無滓穢閨門惟肅雍容止非藻繪有友必名流所至盡遺愛高位年未酬餘風見前輩

浙江按察副使先府君國輔

焦太史與元書尊公諄厚冲美溘爾奄逝凡在知交皆爲悲悼如賢兄弟其何以堪

太人抱太冲衆莫窺其際龍性守循默狙用捐豈弟詠德明祖風割產創宗制道悠無永年誰爲問司契

帝皇朝代人文書
隱君王公可立

清時絕俗兄官太守而富公視之泊如也年九十而終名德爲鄉里祭酒

太原門檠戟蕭然臥環堵辟世非墻東清言揮玉塵中殮五侯鯖曉薦三賓俎大耋何所嗟流風播庭戶

新野令李公登

天性淳厚從楚黃耿公講學稱入室晚通禪那精六書學四體字足參古人

士龍邦典刑元覽在人外孝謹被子孫一門儼三代衲真今靜侶化俗古遺愛才藝了十人斯文自茲在

學士余公孟麟

以進士一甲第二人官至南大司成率素坦夷耻爲矯飭而宏獎風流雅不以齒位驕人

承家中朝箱華國北扉橐射策董臨軒解組夔典樂高文自粉斧遠志自寥廓三復雅遊篇千秋欣相託

假

安陽令周公元

才質奇俊語必破的舉進士爲令而殞天假之
年未易才也

屢試不見收一出乃驚世咳吐必經奇凌雲氣常
厲千將與莫邪不戢折其銳遺書何寥寥至今軫
流議

文學盛公敏耕

遍覽三教百家焦太史亦推其博雅不遇而沒
識者悼之

虞公行秘書今也職斯人有問無不知流覽富無
垠生平鄙章句游泳淵元津惜哉時不與瘞此荆
山珍

給事中沈公鳳翔

尹蕭山清素如儒者才品爲一時所重封駁岳
岳有直聲

休文質韶令幼爲時所知拂衽企青雲砥節吟素
絲棠蒂蕭山陰桐萎掖垣枝沉綿用未究俛仰令
人悲

參岳張公後甲

風期恬雅中年仕宦旦夕顯撫而拂衣歸推其
高

有耳生卑傍仕者恬庶境夫君服政年拂衣謝薇
省座無朱履豪門有白扉靜薦剡方在屏濯然悲
促景

參岳何公湛之

才穎而雋仕歸雅談元釋書法道美胡太史流

亞

三世四甲第華腴洊登陟拂拂十指間隱映青霞

色稍同周

仁廟諱

嗜終異和嶠惑文酒談霏霏思之三

歎息

侍御史何公淳之

文雅風流不以纓組自絆詩畫雋美其強記尤
爲流輩所推

仲雅偉丈夫性頗耽粉黛高詠玉臺篇嬾曳金閨
珮通人癖未捐名賞多所愛靡靡齊梁間流風至
今在

大

謀

雪浪太師洪恩

風期俊爽議論亶亶動人博通內典詩字晉唐
恩公實散聖俊氣邁寥廓當其獨往時肯受梵網
縛遊戲衍三車矯若雲中鶴肉眼多所謀徒爲智
人謔

又續金陵名賢詠十人

太史姚公汝循

州守朱公衣

正伯偉丈夫日若巖下電知今多瑋詞博古富珍
玩高情師古人直道羞巧宦餘慶遺後賢懿此夔
龍煥

宮論焦公竑

運使張公文暉
少有令質清才先少宰極心器之許其所貴及
見其鄉舉每過欣然見顏色其憐才如此

孚之少不凡翩翩自超舉奇文鬱風霞清音叶鍾
呂既解宦中橐願進微時屢河山蕭寺鍾與言涕
如雨
太守湯公有光

明府沈公天挺

罷官歸適志花酒間頗爲禮法人所忌而君行之自如雪浪嘗爲予言此君胸中無宿物

六朝有斯人斯人六朝有身疲夷父色口厭公榮酒麈尾捉自佳龍圖蓄堪久每嗤和嶠言癖錢爲誰守

太學黃君祖儒

祖儒成儒復如三君皆蟄南先生子才美多讀書有集行于世而名位不著成且早死人尤惜

之

三子皆雋才壘篋奏風雅誰爲得父多焉問和人寡彼其涇渭清况乃粉黛賈舉世忽崔駟莫非好龍者

太學焦君尊生

君暨孝廉周爲澹園先生仲子叔子有才志足世其家學而皆早卒人並惜之

采鳳羽陸離將雛皆五色真爲難兄弟並許幹家國仲旣惋琴亡叔旋慟殊慙遺草誰爲留終多鄧

帝皇明代人文畧
三
攸惑

延評陳公舜仁

舉進士爲縣令遷廷評遂棄官歸善治生爲娛
樂至年逾八十

純甫貌清峙條然一孤鶴雄文美篇翰閱覽富流
畧一辭捧檄游遂保掛冠樂道廣謝太邱碧雲望
天末

山人張公正蒙

山人善爲詩不交顯者年九十後噉飯肉甚壯

日猶可遠行而吟咏不衰

柴門傍河開中有高隱士漁父刺船過幽人抱琴
至竹非仲蔚居霧豈公超市幸偶鬻熊年忍問璜
谿事

補續金陵名賢詠三十一人

刑部右侍郎楊公勉

與永樂二十八人文淵閣進學數最少俊偉風
神詩文右諸作者已主事刑部召對稱旨晉侍
郎

讀書中秘始渥禮擅殊榮少以文章著人才及壯
名常特皇心簡超然貴自成士身逢運會學豈獨
天生

國子監祭酒李忠文公時勉

在太學太師英公輔率諸公侯奏請願賜一日
偕詣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二日往禮備相傳太
平盛事

太學三百載慶雲斯一時天子釋奠恆公侯願講
奇兩師備賓主鹿鳴奏笙詩試檢諸朝史其風誰

尙之

南刑部侍郎朱公銓

賦性不阿而賢于已者輒虛心下之友愛兩兄
暇則共坐一堂講論今古

古之遺直者心顧存謙下辭榮常任達性至無虛
假兄弟有餘誠古今相大雅奇碑爲留名名于今
未寡

千戶趙先生經

明經習舉子業遵禮尙志跬步不苟以師道重

帝里明人文章
一時楊公成劉公麟皆出其門

盛世熊羆臣多開麟鳳紀偉茲趙先生服鄭禪尊
軌楊劉非重公公重楊劉始爲代養眞賢氣瑞鍾
峯紫

江西左叅議蔣公法

爲諸生樓三間讀書其上厯仕不淄一塵歸仍
此樓杜門親書人罕觀其面者

先正風流在淳朴無他雜讀書其本然仕偶出門
答歸仍對我書何因別拖還爲語易居人故字精

神匠

朝列大夫沈公越

氣韻高簡爲御史立朝益見風力以不悅貴相
而歸林下二十年守素著書始終如一內外如
一

峩峩瞻雲樓崒峯起千仞清澄抗天日豈與緇塵
順家有世守書杜門風雷震裁斷古今疑萬載懷
無磷

楚府紀善沈公朝陽

帝里明代八文
卓然以經學名其家焦太史云其自結髮以來
無一發言舉趾之失不以不遇屑意其修于經
與行自若也

三世擅風雅明興於斯盛經史貫于茲文義清冰
鏡當世遺韓董一蘊存伏鄭一蘊重白下奚取科
名敬

僉事朱公潤身

登會榜嚴相欲招之門下解以鼎元拒不應致
怒至並罷是科館選後以僉事歸築室山中自

娛

弱水洋中柱蓬萊宮一鼈不鼎甲嚴氏已鼎甲天
臯有身猶嶽立科名盡奔濤何仕弗同歸名山老
詠陶

瀋陽衛經歷李公曉

穎雋有識困諸生去游成均劣以丞進生平素
行甚著相稱爲鸛山先生工詩

崎嶇邊衛幕空負生平志青雲不可期素行高于
世心至親與師性情滿天地鸛山古先生澹澹詩

人寄

南禮部侍郎朱公之蕃

性坦直超然無累而所守不少假至孝晉少宗伯內艱遂不出自以鼎甲通籍三十年而常在野

喬嶽以立身爲人顧坦泰孝亦可狀元不獨文元代閉門在長安清風傳海外秩哉惟易退達懷滿涵蓋

吏部左侍郎顧文莊公起元

清修自尙望重朝野兩賢座主秉政素器重公屢欲引以大拜公避居遯園七徵不起

非薄爲卿相堅藏七召亭不入黨人碑不沾無妄刑金玉此遐心爲天保一星彰前以詔後至矣德之經

東閣大學士程公國祥

天性簡淡歷任卿相泊然諸生超拜大學士不合旋歸歸復抗疏諫嘔血不藥卒

清望云素著見知聖天子惟此惜根本忠鯁報思

恩

帝里明仁文
紀身退言數伸憂危大臣理捐軀不忍待何有干
封靡

大都御史余公大成

艱危間四任職方名高忌起獨以孤忠見諒于
上出撫他撫失事累戍電白歸而論道以牖來
學

以當世正人爲天下君子學問垂餘愛孤忠受天
喜清執紀皇心理鑑明秋水忌者終不容不容觀
乃止

光祿寺少卿俞公彥

長才玩世談笑風流居官事至颺起電斷而性
不能以喔訾諧新進故屢起屢躋夷然不屑
事親爲孝子撫世作仁人進退無拖帶死生若暮
晨祇以不諧貴如忘新進嗔嗔耳夫何病吾詩自
有神

南戶部陝西郎中王公堯封

少負軼才獨立物表其氣足以籠蓋天下而每
以議論激昂與言者忤故白首潛郎署

益郎

公卿豈不願直爽由天性歷仕與著書違心即同
病吾口弗容緘即潛夫豈命郎服自可服身閒風
蓋勁

四川學道王公芝瑞

在儀部荆溪再相公所取士欲改以銓曹力辭
曰相公此出必敗乃公事去恐不速汨其波乎
乃川行

世末圖榮急誰心明去留俾月斷行止好音別應
求傷心愁國事不忍視朝勾萬里峽雲外忘身亡

獨休

茂才吳公國賢

四式中而乙當貢不就謂命既不達何故違之
遂傳家自授古寺盡以修購書貯大樓任弟子

天率意讀

先生洵古德進退心截然萬願俱冥止讀書心乃
淵成就人才重扶持世運先儲書度學者廣樂奏
鈞天

茂才周公暉

帝興朝仁文書
閱覽博物之君子也吟誦自適不求人知其老
所著書具足千古

不賦帝京篇帝京備掌故下上三百年禮樂云有
度洋洋聞見中佳哉我際遇山中閒白雲千古吾
天路意前

茂才胡公宗仁

善詩畫談論隱冶城山下晚偉狀美髯衲衣拄
杖反手徐步鬚髯從風飄颺颺者目爲仙人
賦質享仙姿同時富仙友磐桓水與石飄瀉詩與

見

酒生爲盛代隱畫得古人手正當以樂死貧于我
何有

茂才葛公如龍

鬱鬱文房未伸所志謀生甚拙而托寄甚長倚
孤松而獨詠落落穆穆有天際真人之想
布衣原不賤天際古真人松篁鏘鳳響薜荔煥龍
鱗自偉青霞上難量吟誦身金陵多逸士水石舊
長春

才茂紀公青

帝里明人文章
家貧俠氣干霄不以貧處廣交而遠遊所至詩
酒之次伸之氣節說劍之中濟以談禪人莫不
爽懷于翁者

淡泊儒門味雄才亦可觀單複花前畧縱橫酒面
歡山川滿足下風雨坐詩壇百歲蜉蝣翼人生也
快看

太學傅公汝舟

識議閎朗峻氣自命不屑與世之拘文守故者
同其所寄修眉長髯見者以爲神仙中人

才難奇益難奇才幾若君揮斥此八極岸然獨青
雲詩閉古人口氣扼江河殷惜哉終不試奇人僅
奇文

貢士艾公容

以衡門之下肩宇內之憂挾奇才奇志負奇氣
于天下不獨詩文拔出一時

世變日以急經生不可老大計識安危忠憤決遲
早早亦夫何用印須關同抱吾鄉有詩人兵機固
殊寶公于王公庶

來寶公子王公馮

早至性過人豪爽有大節父芝瑞死事粵西家赤
貧數年間關萬里尋喪得之且并奉父同官潘
公樞歸不置

江河大翻覆忠孝乃真見忠臣多孝子故京不少
傳惟有王杲青石人淚當霰至孝成至義忠鬼托
一片

翰林簡討汪文毅公偉

大烈皇詔擇推知入翰林公以知縣徵入素慷慨

又以感激思報甲申夫婦從容盡義

知遇文人感感遇幾文人推知榮翰簡靖節公一
臣忠義云在昔從容死獨真夫婦雙狗國彩結石
城春

孝廉王公潢

先生吾鄉忠孝人也明遺孝廉篤行君子一人
而已其人巖巖泰山獨于後學未嘗不抑懷若
忘年友

忠默其心事孝為明可式終養謝公車南陔篇湜

帝里明仁八文
湜年高益著書引翼懷皆實嘗歎浮烟宇古道照
顏色

戶部雲南司郎中賈公必選

居官古義自律不假人詞色上信其清倪公嘉
慶無罪被繫七年公獨白其寃當世義之

清躬寓天地義不忘君友疾風悲勁草衆靡疑奇
守時已弗吾容早退栽五柳瞽日日攻書劣躋伏
生守

給事中倪公嘉慶

早志出世既仕不忍裁驛站又不忍多餉病農
忤時誣繫七年曰君恩煅煉我凡根也國變遁
跡以去

大言知暴貴不忍誑朝廷此卽禪心月昭哉佛一
星獄繫猶恩煉國亡焉受刑滅跡辭宗國哀哀長
逝翎

司農郎中凌公世韶

受忤時去位貧無居食善詩爲人靜重不苟甲申
卽棄家爲頭陀不俟乙酉夏後

味

已逐司農郎重我郎官宿遺靡勤肺腑文陶詎樂
受冥鴻早拔足朱鳥焉藏味悲壯顧不能嗟乎悲
壯透

別駕孫公自修

以令陞雲中郡司馬卽請告歸感時亂忽盡遣
其愛妾二人仰天大笑隻履出門莫知所之
公故豪華人義斷無沾滯忽拔愛河間早决孤臣
帝自靖蕉萃忱非癖荷衣製斯人去帝里帝里斯
人睇

楚藩長史唐公時

自楚亂棄官歸臨潭築室以居翛然自得也興
至高臨遠眺嘗作蓮花世界書以寄懷

病鶴心焉告獨嘯雲巖奧讀書且寫字云吾以學
道學道謂如何山水澹所好默默江南士于斯終
大造

右三十一詠合文莊公七十詠共一百有一人
傲古百一詩意

青岩路氏曰古詩百一云百慮之有一得也故

京前賢可訢慕正多不翅百一此百一君子更其盡得無失者也于百一奚居焉曰後之君子境不同焉義不同焉歌于斯詠于斯取人鑑于斯于其所當訢慕者而各得其一焉則我帝里先獻之餘風亦庶乎颯颯乎其未有涯也云爾

金陵詩品識

青岩路氏曰金陵不盡詩人而人可敬愛者種種不一各有傳人斯土之所以爲大也乃古先勿論自元之季風雅潛藏迨高皇帝起或躍吟龍于天際或騰嘯鳳于雲逵種種不一之人而又各有詩人寓乎其間則尤斯土之大也蓋自是以後而東下之長江遂若與詩俱下矣其名氏傳于世者有數不傳者固不知其凡幾也夫詩人何以勿傳也曰天地之真詩人則原不思傳亦原不在傳者也

我自以性情齊光日月我自以胸懷慰達山川誓
不登唱和之壇不藉吹噓之侶而謂可以吾之詩
受吳儂之上下乎不爲也吾土詩人其性之真固
如是大也乃其爲之者南都風雅之尊久矣詩榜
貴于賢榜遠矣以故凡仕成者槩鏤一集用充贄
貢而未必盡詩人之真也嗚呼詩人之真者不傳
于是真僞雜出者轉擅日月山川之力以聽推排
于刻薄他人以自名高之名士故以金陵斯土之
大而所傳詩人轉不若所傳字畫人之盛凡以不
欲傳者不傳而欲傳者僞不足久其真可傳者又
往往爲爭名所忌故抑之歲深一槩鮮聞勢也因
錄誌間詩評而慨論之

王弇州明詩評于孫左司炎曰左司俠氣鷲發辨
詞虹矯疆宇之寄援分以沒所作歌詩存者十不
一二然頗跌宕雄逸青鳳吉光之裘片語千金藏
龍如意之珠一照累乘奚翅多哉湯叅將世廟諱勣曰

世廟諱勣雄才蓋世與劉生溥雁行氣所壓正猶小巫
見大巫耳王太僕韋云太僕宛曲穠新頗類温李

風人之致可挹而言若乃妙舞霓裳逸主猶嫌其
肉靚粧妖輩見人更羞舉止斯爲所短頗好難藥
劉司空麟曰司空朗爽登朝榮躋八座急流勇退
用諧素志烟霞之癖更多泉石之身難老其詩如
痴女兒能織宛央謂未藝絕更繡鳳皇并無此鳥
可發一笑顧司寇璘曰尙書器並瑚連材懸綺繡
束髮班行遂屈羣公之左珥管江表首馳三傑之
目如春園盡花藤邁錯雜又如過死殘荷雖復衰
落尙有微情此弇州初評也又後評曰湯公讓如

雨

淮陽少年斗健作噉人狀王鈇佩如小女兒帶花
學作軟麗顧華玉如春園盡花芭藤不少劉元瑞
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
樓價微傅粉澤強工顰笑語涉太苛噫千載而下
當自有定論

顧文莊公評近代詩人云周吉甫暉博物洽聞恢
奇奧雅詩句之美冠絕當時黃伯子祖儒才藻溢
發世擅雕龍所著嚳覺稿出入古今故非恆士黃
微甫應登古文詞詩賦流奕清舉編有謝山暇錄

韻

辨難考據尤爲博雅顧孝直端詳賦稟英多矢口而成籠蓋人上分其才藝足了數人姚允吉履旋詩文典則可誦可傳與弟允初觀察有金友玉昆之目黃叔遜復儒雕文琢章鏗鏘有韶追踪家學志氣罕倫爲貧所羈不副其意張彥先一儒博洽英雋詩古文取法漢魏六朝鬱然古色非復時流傳遠度汝舟奇思灑氣高出一世所行七幅菴集唾心集步天集總之皆不經人道語真是奇人孫幼如起都少而稱詩長習經義雅麗宏肆鏗古切

今極才人之致孫燕貽謀稱詩南國多四方之遊所行詩草申文定敘之推許甚至李象先佺雅意標舉所著詩集余嘗爲之敘頗極推挽而君心似不肯余言知其志大宇宙也此皆垂纓戴緹青青子衿以其餘力肆力于茲具足千秋可名一代予皆得時與往還閒伸倡和其他干將之氣斗牛相望汗血之駒蹠跋欲騁者尙多不能悉記也金陵多才豈不盛哉又云張子明正蒙詩法盛唐饒王孟章柳之趣胡彭舉宗仁詩奇峭多新致周吉甫

稱其句中有畫類王右丞葉循甫遵家本素封而好韻事所居水石花木皆有佳致詩與柳陳父陳延之輩相唱和翩翩道上且學多所通近焦弱侯先生升菴外集校讐編次皆循甫筆也歐陽維禮名序以太學生官府幕投紱歸惟禮兄弟多翰墨交以自詠清拔有韻又善書法頗有銀鈎蠶尾之意信是白眉

青岩路氏曰文莊公紀其耳目所及耳未該通代弁州詩評亦偶舉前知名數家吾土詩人百千之

律

一二豈足以槩鍾山之英哉余嘗歎我尼山夫子之訂詩也于國風惟風是採第採其風之可經已矣不以二雅三頌一律繩之也弁州之論詩也不然必以白雲樓一循準天下詩之音決天下詩之樣非其樣則曰不知何鳥夫劉元瑞之詩固小兒女之鴛鴦鳳皇織繡憑心無師自主乃弁州自視真鴛鴦乎真鳳皇乎此道一落樣卽過眼皆塵以今誦弁州詩刻畫字句於漢唐似矣曰鴛鴦恐亦粉捏之鴛鴦曰鳳皇恐亦泥托之鳳皇樣彌似而

彌死君子以爲詩當存生氣也然則與爲弇州力
爲漢唐檐下之矮人何如元瑞縱其天然自爲大
丈夫能有活處而曰小兒女乎哉愚不知詩但嘗
誦劉元瑞集大善其能有生氣不敢謂弇州論然
妄筆之以俟後之公論者

金陵字畫品識

青岩路氏曰誌人文者識及字畫風斯末矣然而
蒼蒼者非星斗之光則太蒼而不樂莽莽者非花
樹之華則太莽而不情夫字畫亦人心之星斗人
才之花樹也天非此不樂地非此不情人非此亦
其情無其樂者然則字畫之爲道亦焉可忽哉金
陵自古字畫息土也筆到手而姿生墨灑地而韻
起筆墨在此土大槩多情而不俗多秀而不枯多
靈而不拙一若山川之氣固有所憑焉而弗竭者

清池

往代未知卽以故明論上下三百年字之可觀畫
 之可玩蓋未嘗一日脫于目絕于耳若他土或累
 歲月而以一人名也要其美而不必傳傳而不爲
 異者固往往皆是矣容以人紀哉以人紀小視斯
 土矣然而星斗之光花樹之華無異于天地而時
 焉甚異則衆情所向擅推特絕者亦名著江山未
 嘗間止魏晉鍾王恆會王時宋元董巨每同一日
 樂情給賞蓋又殊足爲歡者也是其間雖趣或不
 齊賢士君子游藝固多困貧山人賣才不少要以

字畫爲人毋以人衡字畫則登峯造極而筆墨之
 英與鍾山之英埒者抑亦彬彬矣祇據志傳存概
 于此

郡志金陵書品云杜太常環字叔循宋景濂稱其

正書入能品陳中復工楷書陳孟仁廟諱工楷書朱孔

陽洪武中以楷書名榜書更妙朱銓字士選乃孔

陽弟文皇帝選寫金經入翰林習書姜濬字子澄

仁廟潛邸召寫金泥字經最眷注之顧謙以楷書

薦舉官主事蔣主孝工小楷翟太常瑛字廷光作

齋

字運筆如飛結體流麗可愛李太僕應禎善楷書
成化時有旨命寫佛經上疏言臣聞天下國家有
九經未聞佛經枕肱童士昂楷書遒勁有法辣齋
王尙文小楷工馬郎中璫字公信法趙孟頫紫芝
黃謙字撫之行草遒勁古雅而榜書更妙景前溪
伯時初工真行後師周伯琦小篆頗得風骨南原
王欽佩真草清雅有法東橋顧華玉真草皆清徹
可愛劉南坦元瑞法羲獻片紙隻字人得之爲至
寶顧英玉真草皆有晉人風味徐子仁九歲作大

飭飭

雨

書操筆成體正書出入歐顏大書初法朱晦翁幾
亂其真後喜趙松雪筆力遒勁布構端飭成一家
書至于篆字得法于異客更造閩奧西崖李相國
白巖喬太宰時號篆聖見則吐舌下之以爲不及
周約菴子庚有王右軍風骨王古山子新學聖教
序最擅書名但恨其過于圓熟耳山農金元玉初
法趙子昂晚年學張伯兩精工可愛落筆人便持
去元玉家有極高明樓每夜學書然燭一枝月然
三十枝寒暑無間石亭陳魯南法飛眉山評者謂

不減吳匏菴篆隸亦佳玉泉陳伯羽行書筆筆晉
 人馬南江呈道嘉靖二年貢士四體俱工極有書
 學邢雉山伯羽工篆書顧寶幢清甫法孫過庭筆
 力遒勁馬鷺汀誠望刻意聖教序最佳陳橫厓子
 野法鍾王俊逸可愛秋宇胡懋禮得意之筆酷似
 祝枝山雲浦盛仲交小楷法倪元鎮行書出入蘇
 米古拙中有拔俗之韻隸書更優姚秋澗元白行
 書出入黃趙而得趙為多許石城仲貽法行書楊
 虛游道南真草自成一家金慕楨名魚乃赤松山

工

中

農家學筆力稍軟謝髯九子象出于蘇黃兩家筆
 力清硬金蓉峯聖廟諱予行書有法有趣何太吳仲雅
 工行書顧文莊公曰以上瑣事所載亦有遺者國
 初劉仲翰理子素孫良三世能書皆官中書舍人
 俞公綱以生員善書官至南禮部侍郎羅叅議麟
 明敏善書劉千戶蒼能為趙松雪書沈休齋鐘書
 道勁盈尺徑壁無傾邪朱叅議貞幼工楷法晚變
 為行益妙陳自庵欽字工人多珍愛之黃珍書學
 徐九峯能亂真陳別駕鋼書法褚河南所摹蘭亭

奕奕有致王太守可大行書法趙松雪大數寸者
尤佳朱太守音行書師鐵門限圓媚流麗翩翩動
人李明府登行書學聖教序結構不失小篆學嶧
山碑于鐘鼎文尤妙說者以爲豐南禺之後一人
又云焦弱侯先生真行結法眉山散朗多姿而古
貌古骨有長劍倚天孤峯刺日之象卜中立行書
師章草簡勁無媚骨望之肅然類其爲人朱元介
真行師趙魏公間出入于顏魯公文徵仲日可萬
字運筆若飛書家之神速恐未有若此者許伯倫

行書師孫過庭勁媚錯出圓熟溫茂如王謝兒郎
皆有體韻沈生子真書師晉諸王而波拂點畫俱
有拔山之力姚允吉真行法率更稍益以已意簡
峭中微帶風貌故自彬彬余世奕真行師閣帖筆
勢道美行列古雅較乃祖司成當有出藍之譽孫
幼如真書如玉環豐艷而有致行草師米蕪湖學
記碑幾如優孟之視叔敖歐陽惟禮真師率更篆
八分書師二李與梁鵠結構不疎古雅有意胡彭
舉八分書師魏之受禪碑簡勁方正中雅氣逼人

如陶貞白坐聽松樓上語語烟霞無一點塵氣黃
 叔遜行書法章草而清勁特甚余嘗戲謂君舉體
 充悅拖沓當號笨伯而作字秀羸故是一反許無
 念為伯倫長子真行似乃父而秀逸過之真如趙
 合德初進御時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魏考叔真書
 師黃庭經結構緻密神采流麗團扇三尺嫣然動
 人

青岩路氏曰一家所誌亦各誌所見所聞所傳聞
 不得謂此即盡故京書法之人噫鐵畫銀鈎勒諸

金石世猶多不傳之碑版而謂儒生之片紙遂皆
 不朽乎當時不聞沒則已焉或不必梁鵠師宜官
 幸而傳或儼然蔡中郎鍾太傅不幸而不傳一菟
 之名留後世亦有數焉况其大乎念此每令我慄
 然

青岩路氏曰字名于世不名于世固有數然字不
 可不學夫字學者之神明所寄託也不善書莫論
 人前揮灑無氣倘時有大得意之詩與文可以方
 駕古人而書之以俗字則詩與文便已愧乎古人

我僕已愧乎古人不少矣何謂字所關無關夫我所自對哉間嘗思及此乃知前輩君子無不兢兢學字者道誠有故不然王龜齡不能書何損龜齡王右軍能書何加右軍而臨池水黑賢者不以爲玩物意豈不可念哉

金陵畫品靜誠陳先生遇善山水曾寫太祖御容妙絕當時弟中復同之史謹自號吳門野樵長于寒林雪景張文僖益別號春菴喜寫松竹夏景曰子當以文名世墨竹小技宜讓我故春菴畫最少著

專

畫法一卷沈誠字文實別號味菜居士喜繪事與到落筆自成一家金太守潤工山水神會天出殷善字從善花木翎毛自呂廷振林以善兩派中來殊有清致子偕能傳其業傅禮字公緒與同時鄭春鄭堂皆善花鳥布景設色三人如一手馬惟秀俊號訥軒山水倣唐宋人最古雅獨以鬼神馳名吳元玉瑄號水居山水法戴文進李誠伯葵見人繪畫輒能做之于百物像貌無不曲盡蔣子誠幼工山水中年悔之而畫佛像觀音大士遂爲有明

石

第一手許氏

仁廟諱

昂梅花清楚不俗胡隆字必與蔣

子誠門人工鬼神史大方工山水謝子象題其畫

云朱檣畫舸繫神都翠篠黃茅覆酒壚好似石頭

城外景隔溪歌舞莫愁湖史癡山水人物自寫胸

中逸氣不可以畫之常格求之江孟文質山水專

師戴靜菴但用墨大濃山農金元玉寫梅花有逃

禪老人筆意弟元善精于醫而旁及繪事寫袁安

卧雪圖嚴子寅賓精于賞鑒善文徵仲得其畫百

餘幅畫小景絕似徵仲蔣三松嵩山水人物多以

焦墨爲之徐九峯不以丹青名而所畫松竹花草

蕉石皆精雅可愛許尙文縉工山水馬舜舉稷號

醉狂善山水人物花木竹石薛子良仁山水人物

花草專學吳小仙筆故又號半仙李潛夫著少學

畫于沈啟南學成歸而倣吳次翁之筆以行秋碧

陳大聲山水倣沈啟南景卿字夢弼善小景花草

王子新畫法趙松雪得其神俊黃懷季珍花草有

黃荃筆意許通牛可亂戴松晚悔之而專工佛像

林景初旭善山水品格甚高尤精于傳真早卒陳

太

種

子野墨竹花草絕無一點俗氣文徵仲稱其竹枝
清氣逼人陳石亭七歲曉摹古人畫在翰林與文
徵仲論學益進而最得馬河中夏禹玉之妙鄒遠
之鵬號筠居工山水盛行之安號雪蓬居聚寶門
外五聖巷爲人耿介清約以梅花馳名詹景鳳云
行之畫梅豪縱而爽趣勝陳憲章王謙皆不及王
元甫孟仁山川清潤有法謝應午有題曰吾愛王
摩詰從來老畫師鉛華渾欲洗墨韻自生姿疎樹
秋雲合孤舟晚鏡移烟江曾獨泛相對正堪疑朝

字

秋字山水脫去塵俗但所畫不多謝子隱賓舉山
水人物步驟戴靜菴具體而微顧清甫畫自成一
家谿徑迥絕人不能學盛雲浦畫有逸才有妙賞
姚秋澗晚工梅枝王秀才建極字用五工山水楊
秀才一洲字伯海山水小幅可觀何仲雅工山水
戲寫蘭竹最有清趣胡宗信字可復山水最秀潤
史元昭工山水沈宜謙碩號龍江學畫三年不下
樓工于臨摩姚太學衍舜字光虞工寫松枝杜大
成工草蟲朱似碧慶棊山水與枯木竹石清雅可

寫

觀江容夫潮宗天分高詩文可立就顧役志繪事
雖貧不愠秋岩王允恭字謙甫畫竹枝謙居鄭道
光字元韜寫梅花曾波臣鯨工寫照人神齊王孫
睿燭號渤海山水師倪元鎮睿督字翰之下筆清
遠迥無點塵子知鄒字思遠爲諸生棄去隱溧水
山中能畫能詩卓然不羣盛事字不朽工山水劉
邁字種德工花草姚履旋字允吉畫折枝梅朱暉
工花草俞希允折枝花學宋人
顧文莊公曰畫品備矣然尙有數人宋臣字子忠

號三水善畫山水人物遠宗馬遠李唐近效戴進
吳偉極妙臨摹元宋名筆皆能亂真朱希文與林
旭同時善梅花陳遲宜善蒲桃萬厯間王元燿者
以貲郎官川中藩幕善畫從文氏父子入門後學
郭熙巨然倪迂皆有其家法鑒畫亦有獨見又曰
前輩士流工畫事者自陳魯南胡懋禮太史陳子
野明府盛仲交文學外絕少後何侍御仲雅繼之
近日朱宗伯元介作畫山水花卉巨幅單條觸興
輒染所摹前人遂有南宮奪真之妙齊王孫國華

字

工寫生禽鳥翩然有生動之狀姚允吉之梅花金
莘甫太學之菊花皆饒雅趣他如郭水村仁工寫
大幅山水布置渲染具有成法胡彭舉宗仁畫白
文五峯來晚出入王叔明黃子久二家其筆意古
質頗有五代以前氣象二子燿昆起昆奕奕皆有
父風李存箕山水草樹綽有勝情骨法不凡究爲
能品魏考叔之璜弟和叔之克工山水筆法秀美
姿顏輒媚有不勝羅綺之態鄒滿字典蕭疎秀爽
足高人之致盛懋開諱廟昌作畫頗拘尺幅而持身

高潔綽有古風年幾九十步履如少年時其子丹
字伯含琳字林玉皆以畫名伯仲恂恂交游咸敬
愛之

青岩路氏曰畫較字抑又末技然亦不可不學余
於菟無一當懷者往者憂患之後獨深嗜畫余畫
也乎意見有溪山有花草覺非詩之所能出也則
願寫溪山寫花草卽意不見有溪山花草而中之
所磊砢外之所坎窞有非是不得以平之者則亦
以此而冥之而散之而超以上之余之畫是余之

也

千日酒也畫也乎然卒憚于學焉天下有不學而
可以畫者乎余甚悔其無成雖然世之以寫幅青
山賣者不容勿精其事此外士君子姑以適一時
之志者恐半如余而已矣而名或重至今者諺曰
官大好題詩畫亦猶夫詩此余嘗謂覈其至者論
之前身謬畫師金陵亦不得有若茲所誌之多人
至羣常墨韻則茲之所誌抑又小視斯士矣

僻姓紀

王弇州公紀姓之奇僻者在留京則有縻上元人
訓導煥節江甯人御史清相上元人知府廸漆江
甯人叅議汝翼乞南京人沁水令賢八江甯人禮
部主事通南畿志又有達江甯人進士旺遲上元
人舉人讓師江甯人舉人政簡上元人舉人澄強
上元人舉人英子推官毅員上元人知縣春又節
上元人知縣傑密大醫院人舉人連井江甯人舉
人康宇龍虎衛人長史賓藍江甯人推官英柴驍

太

騎衛人知縣虞伊上元人知州伯熊向京衛人舉人鎬京學志又有乙應天人禮部郎中瑄陽上元人主事清卞江甯人舉人安雍豹韜衛人知州熙浦上元人知府鏞芮應天人府同知鑑桑應天人學正義景上元人中允陽鄆南京人歲貢經甘府軍衛人通判節又評事觀符京縣人訓導嵩蒲京縣人歲貢璧繆京衛人教諭仲選叢錦衣衛人進士文蔚闕驍騎衛人教諭近臣而今考軍官選冊有指揮歹九經解生麟千戶都相辛蔭指揮哈勳

千

千戶朶汝翼左尙忠指揮牟天祐百戶姬文舉千汝霖敦應舉指揮修身百戶尙應和承音戢汝坤南有賢指揮闕承澤百戶回承蔭冀可久指揮完應舉百戶琴應龍印汝璩千戶練承蔭百戶束應龍伏元吉指揮滿庭芝百戶昌名譽千戶蔚文科伯彪越光遠百戶汝延齡千戶封德懋言必中百戶麥時秀明應高磨繼輔千戶浩義之花正先俱貞之百戶藥仕龍水鑑千戶席武莫仕強百戶艾承祖指揮遂應科千戶索名世百戶佟應秋千戶

演

母

頌

端
杭

咎

乎

廕

燕拱北鈕吉指揮社宏世千戶曲文禮百戶屈應
 武千戶平胡表百戶楚應魁雙應科西京甄國祥
 單應科千戶戈濱文指揮谷惟高千戶鄴永年指
 揮蘭應龍千戶倫暹宮志道百戶潛國蔭於國忠
 千戶冷伸仁戰必克百戶別承蔭指揮涂禹會百
 戶刁夢吉門椿母爇指揮瑣以忠衆心悅鐵柱千
 戶居承祖藕應登火既濟吉逢時全應爵而閭里
 中又有爲种爲危爲胥爲須爲巫爲芟爲呼爲奴
 爲銀爲雲爲瑞爲藥爲宜爲匡爲剛爲杭爲鈔爲

談爲古爲邸爲米爲苑爲左爲党爲紫爲壽爲苟
 爲後爲咎爲冉爲鳳爲待爲頓爲段爲寇爲沐爲
 鞠爲笄爲刺爲撒爲柏爲翟爲黑他爲余所未睹
 聞者尙未之紀也

青岩路氏曰此不足數第亦故京之人物也其間
 文武錯錯紛紛磊磊碌碌賢愚莫與蹤得失無可
 述同諸流水逝者相續不知焉往山蒼江綠顧迹
 其當日則皆非無根之水也或憑才以貴或憑蔭
 以祿標姓氏于國門或驚歎夫榜花受衣冠于天

而
闕或漸升爲大族不必華宗誰非華屋若夫千夫
長百夫長昭信承信金吾世服其先亦莫非翼運
之有功或舊勲之難沒大海遺珠遺亦可觀怪峯
餘石餘不可忽言至于此乃歎昔者三山二水之
中魚龍之種不可窮詰而恢奇之人強半失錄雖
然流水之富貴今化烟霞也稀僻之氏姓終留耳
目錄以存之亦表斯方之郁郁云

建康風尙

杜佑通典曰江甯古揚州也永嘉之後帝室東遷
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菽文儒術斯之爲盛今雖閭
閻賤隸處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
風扇焉

沈立金陵記云其人士習王謝之遺風以文章取
功名者甚衆

祥符圖經云君子勤禮恭謹小人盡力耕植性好
文學音辭清舉

帝里明仁人文章
顏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
言惟金陵與洛下耳

楊萬里曰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大帝宋武之

遺烈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

高廟諱

謝安石之餘風故

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長江秦淮之天
險故地大而才傑

游九言曰每愛金陵士風質厚尙氣

戚氏曰金陵山川渾深土壤平厚在宋建炎中紀
城境爲墟來居者多汴洛力能遠遷鉅族仕家視

東晉至此又爲一變歲時禮節飲食市井負街謳
歌尙傳京城故事人物敦重質直罕翺巧浮僞庶
民尙氣能勞力田遠賈舊稱陪都大鎮今清要之
官內外通選人品倫鑒居東南先士重廉耻不競
榮進氣習大率有近中原地當淮浙之衝談者謂
有浙之華而不澆淮之淳而雅于斯得之矣
顧華玉尙書近言曰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
冲夷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莪而厭凡鄙得
天地之靈懿焉其敝也乃或樂虛浮習侈豫無麻

衣蟋蟀之鳳而士緣以喪節也

澹園焦太史曰金陵六代舊都文獻之淵藪也高皇帝奠鼎于斯其顯謨大烈紀于石渠天祿彬彬備矣以故寰宇推爲奧區士林重其清議及夫餘風細故昔稱游麗辯論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者則至今猶然也

青岩路氏曰論故京者輒曰六代金粉之遺竊謂不然在宋戚氏論已曰建炎後汴洛來居金陵視東晉至此又爲一變况又三百年至明高皇之世

哉明高皇帝定鼎斯土故土之宗半多遷遠其來居此者從龍之衆與取諸四方填實京師之族占籍強半此其人其族蓋皆五土之精華應運而來鍾于此者也物強聚者不合度其初風景定當參差不一于是高皇帝區之以類馴之以事道之以禮齊之以政而臨之以明威勿與假借洪鑪之火日鍊五土精華融而爲一以故茅蔣之間龍江之奧遂開一古所未有別自新闢之乾坤迨其久之山川之氣與其人氣日益浹洽而悠然以樂故文

帝里明在人文
章日生而不已也其間理義爲質禮樂爲文若淪
于肌若入于髓風雅在此而廉耻卽在此不肯等
六代之蕩閑者蓋實有然焉者矣夫豈六代金粉
一時塗飾可云乎帝者之功一變至道此故京數
百年人文所以可思者也論者固不得以此會人
文與前此六代並論也

金陵垣局

顧文莊公曰鄭端簡公謂金陵形勢山形散而不
聚江流去而不留顧司寇公亦言登幕府山望大
江東去往而不反爲之太息考之地理家言以巒
頭配天星金陵江水直朝射人乃紫微垣局也古
記云中垣已是帝王都只是垣城氣多泄偶與友
人論此謂江水衝射秦淮西注無應砂關鎖故云
余曰此言非也鍾山自青龍山至墳頭一斷復起
側行而向西南而長江自西南流向東北所謂山

山巖

逆水水逆山真天地自然交會之應也左邊隨龍之水自方山旋繞向東歷北又折而向西入江其入江之口左則自橫山發支由雲臺山觀山獻花岩牛首大小石子壘至雨花臺穿城濠至鳳臺山北臨淮水而右則自鍾山龍廣山雞籠山起謝公墩冶城南止于淮而其外又自馬鞍山起四望山石頭城直繞南過冶城而護于外此兩帶山在外則逆江而上以收江水爲鍾山夾從內則逆鍾山內局之水直奔而南以收淮水垣局之固密如此何得言江水衝射無應砂關鎖耶所爲微有不足者以逆水而結氣力與中穿而落者稍覺有間而緣江翊衛終是單薄不若京師之雄壯而厚大耳卽二公之言均之未得其真也

又曰金陵之山形家言爲南龍盡處精華之氣發露無餘故其山多妍媚而鬱紆烟容嵐氣沓翠霏青望之如古佛頂上之螺美人眉間之黛而特未有奇峯削壁拔地刺天如瑤簪玉劍突起于雲霄之上者江水一瀉千里沙騰浪涌天日爲昏最爲

怪偉至靜夜無風江聲隱起余嘗夜卧宏濟燕磯
聽之洶洶如欲崩四壁也後湖澄渟坦沲堤楊洲
蒹葭約媚人山色四圍如靚粧窺鏡湖山之美何
減虎林所少者獨瀑布與寒泉耳又曰白下山川
之美亡過于鍾山與後湖今爲陵府游趾不得一
錯其間但有延頸送目而已其他諸景城中城外
或近郊或遠郊所在多是或控引江湖或映帶城
郭二陵佳氣常見鬱鬱葱葱六代清華何減朝朝
暮暮宜晴宜雨可雪可風舒曠覽以無垠恣幽探

而罔極嘗謂士生其間情鍾懷土道感逝川政可
蠟屐而登不時登車而往又何煩頓千里之駕期
五岳之游者哉

青岩路氏曰垣局之論然與不然付諸天地與人
何預至山川之可居游生乎其間者未許熱緣皆
全冷蕩竟陵鍾子黃貞甫詩序余嘗讀而喜之錄
之以告吾里

竟陵退菴鍾先生惺於越黃貞父白門集序曰自
白門以往之吳越其清深柔澹之氣蓄泄于山水

福

中

帝里明代人文書
三
者固自不乏而予獨以爲可遊可止無踰于白門者然予實未嘗親至吳越討其山水之爲清深柔澹者與此何若也亦自謂人情私于所至所見而不能達于所不至所不見者云爾及觀吳越人之遊白門與夫遊而不欲去乃有甚于予者而後知予非苟私于所至所見已也武林黃貞父先生淵通淨遠固世之所謂有道人也其意思所在常落落然山水文章之外而其胸中一往悠然穆然莫測其際者亦不離山水文章而得之以若人而不

樂
使之作熱官獨得偃仰于南曹冷署仕隱吏仙天人之間若有所私于貞父者焉貞父平生遊止皆有集至白門而獨妙不可謂非白門山水爲之然使其胸中一作炎冷之想則雖日置身秦淮蔣陵中而其心目已有如不見且不欲見者矣古人真有山水之癖者必曰謝康熙然予嘗誦其遭物悼遷斥之句則其棲尋寄託人見以爲有冲情奇趣而其中之不可知不可言者固已不少矣貞父之集妙于白門雖白門山水爲之而貞父爲之故曰

貞父有道人也貞父自檢諸集獨以其在白門者
委予爲序似若有所私于予者非謂予能知其白
門集之妙也知余之有私于白門而欲遊且止于
斯也

青岩路氏曰余生僻念喜賦遠遊不能也然南過
吳越之會北極江淮之阻西瀕彭蠡之淵上下數
千里間亦嘗至之矣雖不及古人岳之五登四州
之九遊八私謂與足跡不出百里者或亦不同引
矣以其所見豈鮮山川之英奇人物之英美勝吾

於
土者且所至亦多入其深山讀書幾年而祇覺其
可游不可止終不及吾土之可游可止者非私于
其所生之地而然其接于目適于身當于心者蓋
實有所然而不容以言言者也此其意有若竟陵
鍾子于越黃子其人者則當自解之矣余嘗謂古
雲陽之囿當大江一曲以論紫微垣局愧不足以
化爲少微垣則局誠有餘彼棲隱之美所向卽風
景俱全焉在應砂關鎖或不及哉是不惟山林卽
結廬在人境亦自有足以爲陶者夫亦視其人云

爾考吾鄉先正大約皆知受享此地其斂蹤松壑志接雲霞者固挾隔凡之趣若夫仕成而退或不獲意而歸于以脫焉高寄曠乎拔羣結正勲名之美事放開心目之雄光卒以詩書之氣合符江山之氣至擅名壽于天地代每多人者未必非此地之山川實有以助之也嗟乎士生斯地抑亦心目如不見且不欲見若竟陵所云者之爲歎耳不然賜鏡湖之曲開綠野之園雖不能而爲野全子雲浦子一輩夫豈不恢恢乎其有餘地哉而若之何不

不思所享之也

餘

贈言一篇

甲申秋九月朔旦三弟子龍喜余病起贈以長篇
詩曰我父遙遙去不還二十五年于茲矣家庭寂
寞失前型惟就吾兄觀舉止吾兄少壯極精研老
至益密詩書理詩成百卷日爲編經學之餘大蒐
史昔年所撰不記名近年次第詢鄉里金陵先達
三百載各爲一傳詳其齒大端已共日星光毫
末不遺燭表裏彼皆槁木噓欲生誰不鬚眉映于
水此書若成具大觀人人祖孫大歡喜吾兄念切

不能忘出門借書夙舉趾幸得一編笑歸來七箸
之側且展此笑謂又有數日延曩之所缺今補取
晚坐納涼召弟宣本末源流良玉比筆墨之餘時
花草一區兩行各有伍高高下下接秋風月下生
光一片土糞除兼及隘巷中大壽之人耐辛苦早
起當階日未生科頭跣足且仰俯但得草樹各生
存先正先賢與共數片時閒暇率抱孫書城第進
嬰兒語奉茗持湯孫女來老顏微笑歡然撫儒術
不售兒子窮糲米絲芹杯楚楚一飯再飯日爲常

蠹簡殘篇謂百補老人得道不知貧知貧又復何
方處心安是以身益安勿藥不須翻藥譜乃秋一
夕忽和乖霍亂風來難自主相疑歷夏到秋深多
少未調寒且暑數日呻吟減宿情幾宵反側殊強
起夜夜青燈影葛幃秋聲喧雜樹頭兩四日五日
乃遂佳好呼水盥扶杖起下階清喟顧林園嬰孫
牽衣孫隨履旋知舉趾復求書歸卽當軒揮數帟
弟共諸郎默拜天身其康強更今始市人所易貧
老人吾儕恆以棟樑指堂中男女廿來人託兄一

懷百春倚族中子姓近百人惟兄盛德遵所使鄉
國人須讓老成兄之謙和爲得體兄常強飯人心
平緩飲一卮神笑啓殘書破硯半床頭是兄青芝
介大祉况今青芝薦昔賢金陵耆舊都攢此月深
日積彌聞多逸節佳蹤堂濟濟與弟推窓說古今
執弟之手行花底兒子雖窮不必愁束修還可備
柴米

青岩叟曰余少多病老而無病目力轉明劬書不
勸是編也尙念寬輯抵于來冬乃秋偶恙竟比再
生因歎風燭之年秉燭之光果然難恃遂亟竣事
諸侯續補並錄吾弟贈言于以誌感云爾時康熙
甲申冬莫叟年八十有二矣

識後

是編也壬午之冬及故友汪子道鄰氏訂約癸未
春王正月元日拜天誓止一切詩畫文墨單力從
事遂以是辰肅推管城子爲政不遑食息與之出
入周旋弗敢間迄菊有黃華之後其所撰次畧具
規模先是桂秋偶一夕暴疾若遂且謝太白之仙
才而行探長吉之鬼才者因念秉燭之光其弗耐
夫風中固若此恐其真不耐也而負誓前賢以不
副朋友良命于是草草姑以成書顧不滿懷實甚

此

乃殫志求詢復經一二歲及乙酉之冬比甲申書得增一倍錄成視之稍覺有倫以商于磴仙汪子磴仙氏曰是編誠難言之以我古帝里在故明三百年陪京四民賢喆之多而當此所見所聞所傳聞殆若滅若沒之時是竭十年採聚之功恐不能盡志者而期盡得之一二年固已難矣然卽此一二年所得而大綱已具大目已張前所必當知之人大概已著後有有志君子欲加修潤則是固足稱粉本抑亦不可廢之編矣廢是懼方來欲聚及是

亦且不能存之以云吾土文獻之猶或可考不亦可乎雖曰前賢不待我輩而傳我輩亦非能必傳前賢之人而當一代久竟一代人文久當統會之曰在我輩有當爲前賢所必盡之心則是編亦勿容以已也但書之傳也以梓行通聞于世之爲重此非貧賤士所能言曷不再一詳酌卽此更成爲善本或同人有懷不忘耆舊之思者各摹一本存之予以廣之俾或有聞于後亦計之得也余大然之于是丙戌元旦更誓于天謝交絕遊亟致筆削

於

帝皇明代人文卷
經歲所得又補什之一二其間記識靡倫者從而
倫敘之論斷未周者從而周悉之共成二十四卷
一手錄爲此帙顧書成汪子道鄰旣逝旋焉磴仙
又逝惠子不留莊生神冷慨焉同志撫卷無歡老
人生而石貧家徒壁立僅賣詩畫以自生生八十
之外突作斯懷詩畫之役一皆謝絕空餘少陵之
囊更遜其一文莫看日飲風餐露以往役于前修
今歲初春從事更訂紙筆莫措浩然解質綿衣以
備春冬嚴寒遂不能再期絮襖自笑一念貧誠以

秋

效往哲亦可謂之窮效矣想究何益哉盡愚懷一
片以自慰痴而已然而自癸未迄今整四年于是
一往之迷萬愁俱冥風雨凄其若未嘗無伴春愁
茫爾恆遣歲如忘目所初逢莫非新好時所常見
咸我宿交布景星于棐几藏名嶽于甕窻仰止不
勞出戶窺天竟以閉門則假我以餘年而樂與之
爲陶鑄者固未嘗窮于此也其同前人訢慕之忱
別繫以詩

風流江左特堪尊尊託前賢志所存才大一眞推

細美位高專念顯寒門詩文句句知揚許鑑賞時
時着夢魂雅欲鑄人人不息人光遂以照乾坤
三百年緣風教真大同小別未離純是非不敢違
前輩學問常思接後塵東國恆人珍理路南曹仕
者愛清論一光下上相徵久筆墨傳之亦爽神
生分難齊齊實難不齊中有太平觀非無貧者貧
皆喜其有賤乎賤可看富貴靡根俱得望功名弗
偶道非殘人人弗自公然廢星月威光詩酒壇
時得文章幾大家一談一笑發雲霞立身單念持

歲

天地養意先能付月花公論分明留海嶽與情暢
達及蒹葭出門朋友俱膠漆不至人情盡散砂
猶斯新月與江山多少情文共往還人有韻心風
雨好時從雅道嘯呵嫺開筵東閣原吾儻寄傲南
窗任一班氣味弗齊交共許悠游都是理無刪
耳目可施居可鄉秦陂鍾麓昔何方詩書有氣蒸
銀漢商賈無烟混帝蒼當日還歎風漸弊而今試
想運如皇冬春舊帖晴檐次恍惚躬同太古堂
康熙丙戌嘉月先春三日除前一日

青岩逸叟路鴻休識時年八十有四

賦取收皇之

推英商

其日可

亦許一

爾後

從

教

天

帝里明代人文畧識後

伯兄青岩先生年八十有二神清力健有道之容

靜而振恬而動緣有所感慕自撰一書題曰帝里

明代人文畧纂輯有明三百年中金陵人物至全

且核體如國史郡誌歷三四年而書告成其首端

有自序有汪子序有發明凡例分宗別派各具條

理歲在丁亥上元後呼其季弟亮承曰子當一入

目亮承避席曰愚陋何足以知之伯兄曰試觀之

應有會也亮承遂請以二月一日始約數日領一

識後

一

一

一

勤

卷匝月而一大部十二巨冊粗識其梗概乃喜而
歎歎而加喜謂是書也固余伯兄之學問願力所
爲亦遠近人神交相轉合大有因緣在也擬敬勒
數言附于後帙自揣愚陋方不能讀又何能言雖
然書之微言精義固不能窺厥門堂且前兩序並
發明凡例旣條析靡遺無俟更詮至于數年來著
書之情致著書之攻苦著書之肅然而興淵然而
息以思以攄揣度萬端幸有得而欣欣偶遺落而
悒悒究終得之而欣欣此種高懷遠况則天下之

文

接

大縱有交人才子傳神寫照必不能如愚陋之亮
承日夕侍于側畢歲未嘗離見之有獨真也且當
冬之寒搆火閉牖披膝而談者此一弟也夏之暑
揮扇開襟握卷而指者此一弟也春之花前秋之
月下兄或鋤泥葺草或縛樹編枝稍有餘暇卽絡
繹述其書中之旨趣者此一弟也又聞之有獨悉
愚陋亮承適如蟲之夜鳥之晨安能不潛化于時
隱通于氣意相得而一鳴再噪乎嘗念羨先生著
書之精專之奮發之叅幽扶微矣撰述家凡有餘

者易爲裁不足者難爲補聚積者易爲甄散軼者難爲據具形者易爲繪滅影者難爲寫先生則浩浩乎遠想曰焉有如是人而上不得其祖父者焉有如是人而下不得其子孫者及久之又久之神之所聚事乃巧成凡若而祖父若而子孫若而出處若而芳蹤遠軌不可必得者竟得之矣輯一人遂悟數人之巔末遇一書遂成數書之証佐有時而僅引其涓滴之渺茲有時而左右逢源樂且起舞會心不在遠會心實甚遠惟先生自喻其所以

十

然先生亦若不自喻其所以然似隱有以導之而然者卽如借書買書總于百書以成此一書可以爲易易乎相如之家徒立四壁方擬賣賦烏能構遺偶買殘帙皆捐果餌資也就人借書或則嗤爲迂或則目爲務非所急或則藏而吝面諾而心弛縱有具佳懷符雅意如汪君道鄰其人者未始不可忻可泣要之千百中之一二非多得也先生志有所切自不厭爲苦行募僧誠之所格木石顏開未幾而書買矣書借矣吾所著書亦藉以有成矣

彼也委蛻仍然此也神魄輝光盡收貯矣夫善琢玉者不必兼採于山善織錦者不必兼縑于釜先生則剖石而後琢養蠶而後織珪璋綺繡自始至終皆一手足完之此爲何如心神何如氣力哉江以南之凡爲祖父凡爲子孫者皆當感激于先生也卽天下之凡爲祖宗凡爲子孫者聞其風景所尙亦當感激于先生也自有先生之書而死者生湮者顯沒于塵土者致于青雲未始好爲增塑減塑各如其耳目心思而增鑿百倍其碌碌不中繩

墨者雖大官顯仕或不得借一辭列一氏于其間蓋協乎春之和亦備乎秋之肅也且謂天地山川之造化由樸茂而煥文章從醇懿而臻美大尙敦龐黜佻巧嘉難進易退而不徒艷其富貴繁衍之蟬聯皆維時範俗之大道深衷也容易盡此書之蘊蓄乎哉昔龍門氏之創爲言也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竊謂龍門氏之爲人之爲書好學則有之深思則有之要僅自學其所學非聖賢之學自思其所思非聖賢之思至于心知其意則茫茫昧昧

未見心知其意也必無雲翳乃可以辨星辰必霜
落草枯乃可以察地脈龍門氏止以一已之憤瀟
噴之于毫素實自爲雲烟自爲蒙茸又何有于星
辰地脈何有于心知其意乎千秋萬古此何等事
可容一喜一怒于其間况喜怒之不當于理者乎
大哉先生之言以一辭該之曰著書者當先自正
其意卽二百四十年之是非予奪不過先自正其
意乃可安天地洽鬼神豁千百載以上之心胸定
千百載以下之心胸以人還人以物還物以家國
天下還家國天下絕無復有偏倚跛躓之患也先
生曰當先自正其意蓋著書之本源著書之所由
以成其光風霽日也非真儒者豈能出諸口非真
碩儒豈能表厥心哉史何學誌何功惟此儒道之
爲重云爾

丁亥歲春三月朔日愚弟亮承又所氏頓首
頓首拜謹識於卷之末

奉和識後別繫以詩並錄呈青岩夫子督正

鍾山南峙傑然尊俯瞰江流一綫存舊斂文章藏

月窟新抽德行闢天門松音鬱鬱官人侶梅影珊

珊帝子魂着意呼來茶盞右澄心紙上定乾坤

霽此空懷所見真惟於澹處狀其純風隨晝暖方

無際月到秋高乃絕塵已在寒蟬口寂寞誰知幽

澗快評論百年古蹟依稀口口硯紅絲泣鬼神

披拾難哉賞拔難人天輻輳遂奇觀古之貧賤同

其骨大有英賢待我看山上石頭口斧鑿篋中線

注

是
脚豈拋殘散花天女雲端悄枯木寒巖自結壇
艷說南都幾大家紅雲一變至青霞競爲美酒長
春酒總是琪花百樣花有客華堂張夜瑟阿誰小
艇繫秋葭拈珠笑佛真如意數出恆河若許砂
行盡黃堤望碧山尋芳去去莫空還燕飛燕舞人
頻過鶯老鶯嬌我自嫺欲辨青萍爲寶劍纔知玉
笋足仙班風華占定王孫喜白草平原便可刪
寄懷天地寄吾鄉月下池亭下萬方果得近看皆
朗朗莫愁遠望但蒼蒼彈琴落落惟高士煉石匆

匆一古皇圯上何時耒小子圖書且紹肅辰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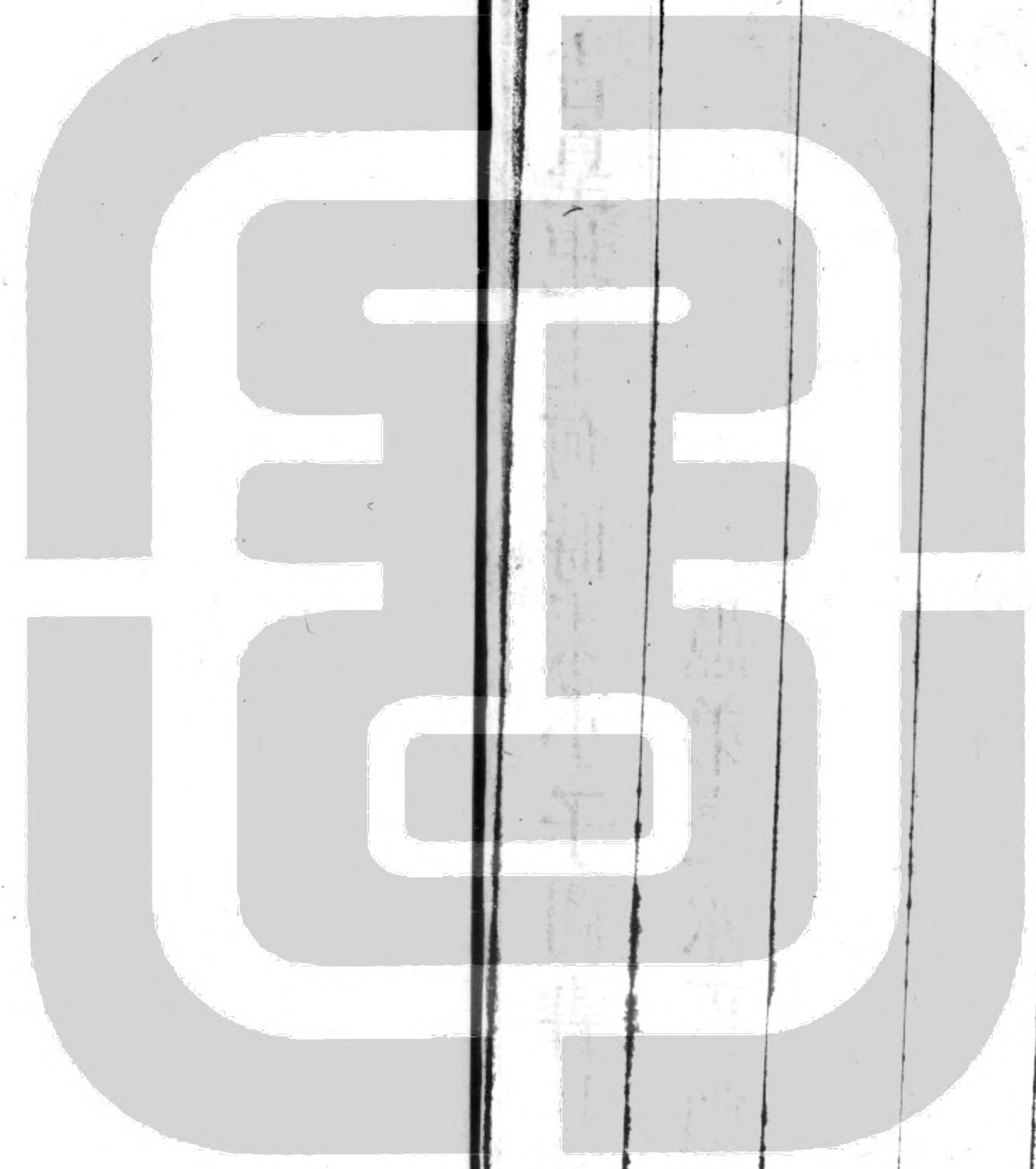
愚弟亮承再頓首具草

帝里明代人文畧附後一卷終

中國現代人文

中國現代人文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中國圖書館藏書

